

李洪志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十五

目 錄

| | |
|----------------|-----|
| 二零一八年華盛頓DC講法 | 一 |
| 二零一八年新唐人與大紀元法會 | 五五 |
| 二零一九年紐約法會講法 | 六七 |
| 飛天大學中國古典舞教學講法 | 一二一 |
| 大紀元新唐人媒體法會講法 | 一三七 |

李洪志

二零一八年華盛頓DC講法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於美國

二零一八年華盛頓DC講法

李洪志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於美國

（全場近萬名大法弟子起立長時間鼓掌。師父上台，合十並向各觀眾席以手勢示意落座。）

大家好！（眾弟子齊答「師父好」並熱烈鼓掌。師父示意停止鼓掌）大家辛苦了。（眾弟子：師父辛苦！師父以手勢示意不講話。）這場迫害，用舊勢力的話講就是對大法弟子火與血的考驗、洗禮，也是一場真金的熔煉。不管怎麼樣吧，作為修煉人來講，你們承擔的責任確實很大。救度眾生。你們自身沒有甚麼業力，沒有那麼大的業力。可是呢，大家知道，在人類社會裏，芸芸眾生都不簡單，甚至動物都不簡單。很多生命都是高層來的。我們要救度他們。他們代表的生命都是舊宇宙中將淘汰的生命，要救度他們。那麼我們救度他們，那他們代表

三

的生命也將得救。看上去挽救很多生命是件很好的事情，可是那業力呢？巨大的業力。而且在常人社會中，在滾滾洪流中，大家想想，那個業力也是很大。這就造成了救度他們的困難、救度他們的麻煩、救度他們的艱難和這場迫害。

四

這場迫害的本身是低層的壞東西阻止我們去救人；高層生命覺的這場迫害正是對大法弟子的考驗和修煉，就是這麼一個關係。其實歷史上所有正教，比如說我們知道的那些神下來傳度世人，也就是奠定認識神的文化的那些人吧，他們經歷的也都是這些。從這一點上看是一樣的，但是大法弟子所做的這些事情就更不簡單。如果人都是高層生命，代表著巨多、巨大的生命群來的那些個生命轉生成世人，大家想想，這世人怎麼生存在人類社會中，這是個大問題。這麼說人類社會就不簡單了。但是今天的世人雖然不簡單，一入迷世中，在滾滾紅塵中，表現的很不好，有的表現的甚至於更差，可是他們的生命本質卻非常了不得。而表面上被現代潮流、脫離了神傳文化的現代意識帶領下，在共產邪黨社會裏那種黨文化化的邪惡的灌輸下，那現在的世人表現的這樣，很差勁，但是呢，我們得救他

們。只有大法弟子才是他們得救的唯一希望，沒有任何人能做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大家講過，我說宗教它只是在歷史上鋪墊人對神的認識的文化。不同的神是甚麼樣的、不同的對神的信仰甚麼樣、對神的世界嚮往該怎麼做、修煉是甚麼樣的，他們只是鋪墊了這麼樣的一個文化。而真正想救度宇宙的眾生，在最後關鍵時刻他們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任何一個宗教都做不到、都承擔不了，只有大法與大法弟子。那麼這麼說呢，就不簡單了。也許你們來源（師父微笑）都是很有根基的、很有代表性的，也許你們先天的本事也很大，但是在常人社會中，也同樣在這個社會五花八門的這種誘惑下、甚至於各種各樣人心的干擾下，很難避免陷進去、沾染這些東西。好在歷史上大法弟子都是在不斷的被我清洗、不斷的在消業，走到了今天，那還是和常人不同。在神看來，在這滾滾的洪流中，誰能不隨波逐流、誰能站那兒不動，這個人已經是了不起了！不被帶動，這人太了不起了！可是大法弟子呢，不但不被帶動，還逆流而上！（眾弟子熱烈鼓掌，師父合十。）

五

在人類的滾滾洪流中，你們逆流而上。可是想起來它不止是這樣啊！整個宇宙都在被淘汰中、都在敗壞中，你們能頂著這樣的逆流而上！在當今的社會中，一個人能有一點正念，這個人就已經了不起了！不是這樣嗎？甚麼樣的社會，甚麼樣的社會基礎，對於一個生命來講，他能夠有正念那是不同的。說過去社會上人心都很正、道德品質都很高，你做點好事甚麼也不算，大家都這樣。可是在當今這樣的社會裏，好壞都不分了，甚至於都反過來了，你能夠正念對待這一切，你能夠出現正念你都是了不起的。

六

講到這我想說一個問題，以前也沒跟大家說。我們知道，都在講修煉、修煉。甚麼是修煉？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義。修煉哪，就是成就生命。不是宗教中就是修煉，也不只是修煉團體是修煉。如果這個宇宙在不行的時候開創的這個三界，尤其今天的人類社會，收留在這的全是代表著高層巨大生命與群體的生命，那這個社會將是怎麼樣一個社會、應該怎麼樣去對待它？大家想想，這可不是個簡單問題。其實他能夠來到人類社會他已經來到了修煉的環境

了。我一直在講，這個整個社會其實就是給我們大法弟子開創的修煉環境。你不在宗教中，你在社會中修煉，那各行各業不都成了你的修煉場所了嗎？其實還不止是這些，那人也不都在這個修煉環境中了嗎？！歷史上有這樣的社會嗎？！

每一個社會的階層，每一個社會的環境，每一個社會的不同形式的表現，都在考驗著人心。在生活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看著人心的擺放，都在記載著這一切。為甚麼神韻一場秀就能把人度了？他有那個基礎、環境嗎？我一直在講，神韻哪，來的觀眾不簡單，不是隨隨便便進來的；他已經有了那個基礎了，在社會上他已經被選定了，他能夠得到這個機緣，才能走進那個劇場的。也就是說，在人類社會中、在這個大環境中，他已經在修煉了。我記的好像是在北卡的一個城市演出。我去了。票都被搶光了，可是演出的那天暴風雪。雪大到沒法開車，很厚。結果呢，進場的人只有百分之三十。來看秀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可是這些人談出的體會很生動。有一個人說我從家門出來，我這一路上就像修煉一樣，經過的每一步都是困難、每一步都在思考，一直到進場，就像一個修煉過程，看完秀

我就像被圓滿了一樣。（眾弟子熱烈鼓掌）那麼也就是說，別小看今天的人類社會，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煉，人也都在其中。他們也在被熔煉著。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環境中，他們遇到的問題、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們的行為，都在擺放自己，都在善與惡較量中擺放自己。

那這個大環境，既然都是修煉，那好啊，大家都是修煉人啦？不是。大家知道，那個煉鋼爐裏，扔進去的可不都是鐵礦；還有煤渣，是不是？沒有那個煤渣怎麼能夠煉出鋼啊？人類社會也是一樣。雖然來了很多高層的生命，但是也來了很多魔鬼，轉生成人，在這個社會中攪著，不斷的往所謂的新的思潮中帶人。往現代意識中帶人，叫你偏離神安排的路，叫你人自己破壞著你回歸的路，因為傳統的路是神安排的。我剛才講了，既然他是修煉，那一定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可是哪，潛移默化的，這些魔鬼也轉生成了人，而且是大量的魔鬼轉生成人。沒有那麼多也煉不出鋼來，這火也燒不了那麼大，那爐子也不能那麼旺、達不到溫度也不行。所以它們在人類社會中就是在起著這樣一個作用，用現代的意

識，用各種各樣敗壞人類的手段、各種各樣的表現吧，來破壞著人類，而且帶動著人類。確實是有許多人被攪進去，特別是年輕人。他們著手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學生，特別是大學生。

不管怎麼樣吧，我也不想說的太重，大家可以思考，人類社會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情況。在現代思潮中，我也發現，開始的時候我在觀察：這麼大的魔難，有多少人能走過來？可是我卻發現哪，除了中國那個地方，在世界其它地方，那個主流社會是不動的。你怎麼帶動它你都帶動不了。現代的東西它就是排斥，排斥的非常厲害，所以就他們還固守著傳統，那就能維護著神安排的那個路。在中國那個社會不行。人們被共產邪黨意識灌輸之後分不清好壞，一股腦的把西方社會裏邊那些魔鬼轉生帶領著幹的那些事全拿去了，全社會的幹，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情況。為甚麼中國會那樣呢？大家知道，我講過，我說這個世界上的王，走民主社會了嘛，那王都哪去了？都轉生到中國去了。各個時期的王，還不是說這個民族、這個國家、一個時期的。各個時期的王，天上來的那些最高層的，代表

著更大天體的、那些根基最大的，都轉生到中國去了，成為一個修煉的主環境在那裏。所以那裏就最亂，甚麼壞事都弄進去。看上去社會很繁榮，五花八門，都是在勾引人心、敗壞人類，你不被吸引都不行。大家想想，從那裏走出來該多難！所以有的時候我在想，我們大法弟子，不管怎麼樣，在中國這個變異社會大法弟子被這些東西攪的真的是很亂，但是對大法來講，無論怎麼樣，他都不離開，他都要去做大法的事，在這一點上我還是很欣慰，我覺的了不起。（弟子掌聲漸起，熱烈鼓掌，師父暫停）現代這些東西，人的行為、意識，許許多多，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反映出來，都能看的到那些個被污染的痕跡。不管怎麼樣吧，大法弟子能夠做好自己該做的事，這麼說吧，大法弟子能夠承擔你發的誓願，你能做大法弟子該做的事情，這就是最大的、最了不起的。不離開法，修好自己；儘管有干擾，但是那還是個大法弟子，還做著大法弟子的事情，就了不起，因為那個社會實在太複雜了。

其實在西方社會也不簡單。那些個破壞人類的魔鬼手段是從文化中幹的，是

從另一個角度上在起作用的。放大的自由觀念，放大的那種個人自我為中心的思想，那種所謂的……，不想多說了，現在鼓吹的東西太多了。就說它是從另一角度上破壞傳統文化的，再加上現代意識的帶動，所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很亂的人類社會。師父講這些，是到這個時候了。物極必反，正氣在上升，大家漸漸的也看到希望了，這個時代也漸漸的要走過來了，這些事我也想叫大家漸漸的明白。

共產邪黨是已經臭不可聞了，大家都知道。連共產邪黨國家掌權的人都不以它為榮了，只是用它來維護權力而已。找不著社會的出路，又不想丟下自己手中的權力，就這麼一個情況，沒有人真信它。雖然共產邪黨這個魔鬼在統治著世界，可是它也像人世間這樣，已經慢慢的被摧毀中。不管它表現怎麼樣，不管這社會怎麼樣，大法弟子是這個社會的主角，這台戲是你們唱。不管怎麼樣，那個煤渣和鋼比不了，但是它在熔煉你，不是你在熔煉它。換句話講，就包括那共產邪黨，包括那魔鬼，也為你而存在，為你們而生存。同時哪，大家知道，這個宇宙早就敗壞了，早就不行了，也是因為大法而存在，能存在到今天。如果我們今

天這件事情不成功，一切都會解體，它就不存在了。我們能夠繼續做好我們的事情，能夠在現在這個情況下，不管怎麼亂、怎麼複雜，大法弟子還在做著這一切，那就說我們是成功的。（眾弟子熱烈鼓掌）

再一個呀，大家知道，現在社會上，特別是中國大陸，還在打壓。我們也看的清楚，這個打壓還是那部舊機器在轉。這一點我們看的非常清楚。這一切，我想你們也都看出來了。看上去是無序的，漸漸的你們也會看出來，其實都是有序的。那個最亂的無序本身就是被安排的，而漸漸哪也變的越來越有序了，大家往下看。無論怎麼樣，對於大法弟子來講，你應該看到我們走過的路和現在我們要繼續走的路，要清醒的認識這一切。

我一直在講，我說修煉哪，其實最苦的（師父笑）就是歲月的漫長，在魔煉中那個歲月的漫長。看不著邊際，看不著最後的那一天，（師父笑）其實這是最苦的。可是哪，有句話叫物極必反，是不是？一切事物都是這樣，這是規律。到了一定時候了它就一定會變，不管你人不想變。大家知道前蘇聯的解體，誰也

想不到，它這麼強大它怎麼能解體呢？就得解體。不管人思想怎麼想的，就包括那個覺的自己思想最堅定的人，神叫你那麼動你就得那麼動。（師父微笑）不要在漫長的歲月中消磨你們自己。很多人在修煉中漸漸的放鬆了自己，可是這是一個了不得的事情。我都講了，大陸大法弟子在那麼艱苦的環境、高壓下，在那麼複雜的環境中的誘惑下，他還能堅持做法弟子該做的事情、還在修煉、還在學法，多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啊，那是甚麼環境啊他們都能這樣做。所以不能放鬆自己！一旦放鬆，舊勢力就有空可鑽，甚至於拿走你的生命。這個例子、這痛苦的教訓太多了！當然不都是這樣。有的人修煉的很好，為了使別人修煉，舊勢力拿走了他的生命。這個也不少。

但是我就是說，自己作為一個修煉人不能放鬆自己。最艱苦的路你們都走過來了，最難的時候你們都做過來了。走好自己的這條路，說起來確實很容易，做起來確實很難。但是哪，無論怎麼難，你為這件事來的。無論怎麼難，你的生命就是為這件事情而成就的。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歸三界管。從你自己發心要修

煉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地獄中除名了。（眾弟子熱烈鼓掌）大法弟子如果死亡

了，不會轉生，因為不歸三界管了，他不能在三界中轉生；也不歸地獄管了，地獄也懲罰不了你；你只歸大法管。（眾弟子熱烈鼓掌）那些早走的，不管是做的好的、沒做好的，或者是甚麼原因的，那些大法弟子都在那一個特別的空間裏，在那裏靜靜的觀察著你們，在那裏等待著最後的結束。（全場熱烈鼓掌）

其實我說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訴大家，你們的生命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眾弟子熱烈鼓掌）別無選擇，真的別無選擇！這是大法弟子。常人哪，他可以六道輪迴、各界轉生；你們不能了，你們就是大法這件事情。所以哪，不做好，那留給自己的那就是悔恨。特別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從那麼艱難的歲月中走過來、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嗎？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眾弟子熱烈鼓掌）所以自己更應該珍惜自己。

就說這麼多吧。我想有代表性的給大家解答點問題。（眾弟子熱烈鼓掌）大家可以遞條子。謝謝大家。（全場再次熱烈鼓掌）

弟子：師父好！就共產主義對全世界的毒害的剖析和我們媒體對回歸傳統正常的支持，有一部份受西方近年來變異思想影響較深的學員心理受到衝擊，有的感覺一時接受不了。怎麼才能幫助他們儘快的轉變觀念？

師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我從根本上告訴你。傳統的路是神安排的，直接能夠回歸的路。因為人都是不簡單的，人在這條路上能夠和神接觸上。既然剛才我講了，這個大環境都是修煉，當遇到大法的時候，一下子就可以得度了。可是呢，那個變異的、不是傳統的路，和神是接不上的。那個思想是排神的，甚至於不理解、不相信的，怎麼救啊？問題就在這。作為大法弟子，你們的責任就是救度眾生的，這不是根本問題嗎？你們不思考這個問題嗎？

我們不參與常人的任何政治，但是我們絕對不能說假話。我們的媒體不能和其它媒體那樣去說假話的、跟著造謠。我們沒有鼓勵誰，也沒有主動的去給誰編造成好的東西，只是正確的新聞報導。大法弟子是叫人在走正的路，是這樣吧？所以呢，我想啊，我們的出發點是救人。如果這個社會上出來一個人，能夠截住

那個世風日下的潮流，這個人就太了不起了！他等於在幫助我們（眾弟子熱烈鼓掌）！他不等於在幫助我們救人嗎？大家想想，那個人再滑下去我們怎麼救啊？！是這個道理吧？

弟子：看了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這一揭露共產邪靈的系列文章後，弟子產生了一種擔心，感覺自己無能為力，邪靈已經滲透了人類各個層面。（師父：是這樣。）請問師尊我們應該如何正念清除自己的觀念？

師父：你們自己在學法的時候能認清它就已經在做這個事情。常人要能認清它，常人也會排斥它；你只要認清它，你就知道，人嘛，你就知道怎麼做。我們講真相也是這個。至於說誰來鏟除它，那不是我們大法弟子做的事。我們只是救人，告訴人人應該怎麼做。

如果這個人發誓「我為共產主義如何如何獻出生命」，大家想想，這個天理可不是那麼隨便的。發誓是甚麼意思啊？人講出的一句話神都給你記上，你發誓

為共產邪黨貢獻生命，大家想想，你的生命就被共產邪黨管了，所以它任意擺布你。你們有的時候講真相他根本就不聽，不是他不聽，是那共產邪靈附在他身上，代替他不聽，因為共產黨邪靈有權力，因為這個生命歸它。但是呢，我們大法弟子也很智慧，漸漸的明白了，我先叫你退黨，我先說共產邪黨的怎麼壞，共產邪黨幹的邪惡事，講它邪惡的本質，然後你叫他退黨。他一同意退黨，好，再講真相他就不排斥了。為甚麼呢？因為不歸那個邪靈管了，它要再操控神就消滅它。（師父笑）所以退黨以後為甚麼好講真相？就這麼回事（眾弟子熱烈鼓掌）。

說魔鬼在統治我們的世界，其實正神也在管，人類社會是正負同在的。可是呢，人類都變的負面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時候，這個天平就失衡了，就變成了像魔鬼統治世界一樣，就這麼個道理。人有了正念，人看清了這個邪惡，那個天平又回來了。

弟子：現在除了神韻推廣和媒體有一些青年大法弟子參與之外，其它項目中平时的洪法、講真相活動中，青年弟子主動參與都比較少，請問如何給青年弟子創造鍛煉的機會？

師父：這個，怎麼說呢？其實不是個問題啊，因為各地都缺人手，各個項目都缺人手，都在用年輕大法弟子。只要他們願意做，各個項目都會用。神韻在用，神韻全是，（師父笑）都是年輕大法弟子。

弟子：有學員私下討論說，法正人間在即，正法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與過去不同，以前是大法弟子要大力的揭露迫害、講清大法真相，現在正法弟子要做的應該是主導社會，……

師父：你雖然唱主角，但是你還主導不了社會。現在你們主導不了。我們能看清事實，我們能夠救人。至於說主導社會，其實就是到將來，作為修煉的人，我們也不想管社會的事，社會自有人管。你們只管救人，我只管人心哪。

弟子：本地神韻的協調人去年在神韻票賣不理想時，把所有證實法項目的協調人都批評了，說大家沒有全力投入推廣神韻。今年神韻演出結束後他又說，師父說的「神韻是所有救人項目中救人力度最大的。」（師父：是我說的。）弟子對神韻的救人力度堅信不疑，我的問題是，是否每個人都應該放下手中的項目去推廣神韻？

師父：當年開始辦神韻時我倒沒有這樣說，因為早期推廣神韻的時候、在很艱難的情況下，我也一直在說，不忙的大法弟子，各個項目中不忙的大法弟子，可以幫助推廣神韻。那作為負責人來講，一看票推的不好，著急了，也可能是這種情況，沒有甚麼大的原則問題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講，既然神韻救人力度這麼強，一場秀下來，一兩千人就被度了，我們那些不忙的學員，你得思考思考你來幹啥來了。但是呢，這個機會卻越來越少了。

在歐洲我還說了，我說原來要大家來參與，就想給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樹立威德，建立自己修煉的這個好的基礎，提高上來。可是我們很多學員沒重視。當發

現了，想要參與，知道這件事情重大的時候，票已經很好賣了；通過廣告、通過網絡的媒體就可以把它賣了，所以你想參與呢又沒機會了。修煉就是這樣，不等人哪。

弟子：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小時候也跟著學法、煉功，但是家長那個時候對如何帶好小弟子認識不足，又忙著證實法的項目，所以沒能引導好孩子真正懂得修煉。現在孩子長大了進入社會，很大成度上脫離了修煉。他們是跟大法有緣才有機會投生在大法弟子家裏，現在正法接近尾聲，作為家長，現在有機會彌補以前的教育錯誤嗎？

師父：哎，說起來呢都很難哪。你得針對他像別人一樣去講真相。你不要把他當作是你說了算、你的孩子，他不聽啦。你得換個角度去跟他講真相了，就這麼回事。

這個我也深有體會。神韻早期的時候啊，大家對神韻的認識也不足，說這個

孩子跳舞，完了幹啥？他沒想到，師父用人不能說用完就完哪，我得考慮這孩子的前程。我辦中學、大學、研究生院。這個小孩啊，那個家長當初都不願意送，捨不得。可是捨不得呢，那個十二、三歲的時候，正出功夫的時候，軟度又好，捨不得。等到十四、五歲，一看，這孩子到了十五歲就管不了了，他跟你頂嘴、跟你幹了。一看這不行了，趕快送山上去（眾笑）。可是哪，這孩子已經硬了，在山上也很吃力了。我這深有體會啊。

弟子：大陸有常人製作法輪章，有地區的同修在網上大量購買發給學員。在同修中有爭議。

師父：法輪章那倒沒有甚麼問題了。如果是以做生意的想賺錢，大法弟子可千萬別幹，太危險。那只是想要做一做，叫大家能有這樣的一個大法的徽章，收個成本，那也沒甚麼可說的。但是你如果是在大陸，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為這法輪章，學員眼下是不能戴的，你戴了你就告訴惡警我是法輪功學員。說那怎麼

二一

二二

辦呢？現在做這個東西有點不是時候。別的倒沒啥，就是安全上有問題。

弟子：在大陸迫害還在發生的環境下，常會聽到公安、國保有行動的內部消息。如果不告訴大家，擔心大家不注意發正念否定；通知大家吧，又擔心這些負面消息會影響大家做好該做的。有時在通知大家的時候，不得不加上幾句，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的同時正念正行、否定迫害、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不知道這樣做是否可以？

師父：應該可以吧。公安內部的大法弟子是知道一些情況，是會有兩頭為難的時候。告訴大家吧，又怕走到那個極端上去；不告訴大家吧，又怕大家不注意安全。是有這些問題。如果大家都那麼清醒理智的去做好該做的、不做那些不該做的，那就最好了。但是難免了，這個社會就是搞的那麼複雜。

弟子：有同修將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神韻晚會錄像製作成

優盤，在部份同修中傳播，其他同修提出明慧編輯部的通知不能這樣做，但他們仍然我行我素。

師父：大家想看神韻哪，無可厚非。但是哪，安全問題是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大家知道嗎？我們有許多成就，飛天大學、神韻，有很多世界頂級的事情，我們都不放在網上，都不登網上。因為那個網像魔鬼一樣，甚麼東西都在上邊，是最爛的地方，是人類敗壞中的產物。我們為甚麼攔上去攪和呢？把自己這麼好的東西扔在那裏頭呢？所以有的學員老是把我們神韻的東西呀、把我們的東西往那個網上放。當然神韻和飛天的網上是有一些神韻與飛天的東西，那是有目地和必須和其它常人公司一樣的公司網頁。當然了，這個邪惡在網上罵我們怎麼樣，我說也儘量少管它。你不理它，自消自滅；你越理它，它越囂臉。

所以呢，我們神韻的這些東西呀，你不注意呢，你傳，別人就會到網上去拿。大家想想，這些東西呢，神韻包括神韻的音樂，神韻很多東西都是天上的。

二三

誰都可以從那個網上拿下來。他用在破壞大法的上面，他用在人類社會最爛的東西上面，你甚麼想法？可是是你幹的！是不是這個道理呀？所以我不想把這些好東西放在那上面去，那是給人類開創未來的！

二四

弟子：現階段如何把握大陸的大面積協調問題？一個地級市由「總協調人」把所轄地區的縣都管起來，是否合適？也有的認為沒有管起來就是沒有形成整體。

師父：不能夠，不管你甚麼心，我告訴大家，不能這樣做！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人的身體呀，在迫害中他的肉身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的思想承受到極限時、甚至於理智不清的情況下還在痛苦的折磨你的時候，你就可能把不該說的講出來，你就可能妥協。但是在修煉中哪，那不一定是你最後結果，知道是你承受到極限、甚至是不行的時候沒做好，因為修煉沒結束你可能還有機會。但是哪，一旦做錯了這些事情，那就不是個簡單的事了。因此而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

命，那就更不簡單了。所以我就告訴大家呀，別做這些事。

明慧網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對外也是一個窗口。有甚麼事情可以通過明慧網說說大家的想法，大面積協調現在不要做，想問題千萬注意安全。

弟子：這些年我們本地離世的同修不少，包括一些在本地發揮大作用的協調同修。有些病業走的同修從內心來說是不想走的。大家普遍認為其中原因之一，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因素。

師父：我講了，有些人失去生命啊是給別人看的，是為了修別人的；這是舊勢力的安排，並不是這個人沒做好。但是呢，也有確實在修煉上放鬆的，這都是教訓了。面對迫害，有的時候很無奈，找不著自己的問題在哪，也有這個情況。

大法弟子哪，每個人都想成為真修弟子，都想成為一個堅定的、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煉有素的大法弟子。可是對於有些學員，這只是一個想法，不到那個境界，不到那個層次；但是有一點，他想，我是否定舊勢力的迫害，可是自己又

沒達到那個境界、那個層次，堅定不了那個正念。有的時候那個舊勢力就看你，到底你動搖不動搖？它看你的思想，來弄你。最後你動搖了，它就得手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呀，有的時候我在想，作為新學員或者長期修煉提高不上去的學員，你出現病業關的時候，你上醫院去沒有問題。你上醫院去治療沒有問題，那是你修煉過程中的事。作為大法弟子中修煉有素的，正念非常強、自己也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修煉有素的，那是沒有問題的。

舊勢力在鑽這個空子。我今天這麼講了，大家可能很震驚，因為我發現了舊勢力在鑽這個空子、在迫害學員。舊勢力鑽這個空子，我剛才講了，低層的那些邪惡，包括舊勢力低層的，那真的是邪惡。它是不想讓你修成的，它是要害死你的。那高層的呢，它覺的利用這個迫害正好是修煉你們。它是這麼一個關係。所以低層能迫害到大法弟子身體的，就是那個最低層的，在搗亂。當然了，種種機緣吧。也不像你們想的那樣，事事神、師父都能包攬你，有些因緣複雜到都不好說。那個新學員，長期也自己知道自己修煉不上去、帶修不修的，出現問題了你

可以上醫院。

我在講大法弟子不能上醫院的時候我講這樣一句話，我說神，大家看到那個神哪，包括那山裏的神仙修了幾百年了、幾千年的，他不上醫院的，是不是啊？（眾弟子熱烈鼓掌）那個醫院的醫生有病了找他治。（眾笑，熱烈鼓掌）就是這麼一個關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

弟子：有的同修有很多錢卻不用在救人上，他們只是不精進嗎？還是在犯大錯誤？

師父：不要光看這些事。有錢的哪，（師父笑）肯定是有大法弟子，各個階層都有大法弟子。但是不是因為他有錢就會犯錯、沒錢不會犯錯，沒錢有錢不是修煉的問題。他就應該有錢，可是他修的不太精進；他就是有錢，他修的又精進。這是個修煉問題，不是以錢劃分的。（眾笑）也不是非得給誰用就是對的，項目不盈利一味的靠學員也不行。有的就會花錢，甚至大手大腳，卻不管有沒有

錢，也不想花的是誰的錢。

大法弟子的很多項目就是缺錢。這舊勢力就是看你們沒有錢的情況下、那麼難的情況下還能把事做成，它們認為這是修煉，這是威德，這了不起，我承認。你甚麼都有了，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哇，這個大法弟子當的太容易了。這救人，這太容易了。突破網絡，你們造衛星吧，（眾笑）甚麼都幹了。你說這事，它舊勢力能承認你嗎？所以呀，我們的路很難，但是哪，在有限的那點東西上，財力、物力、人力這點東西上，面對的又是全世界的七十多億人，舊勢力覺的這才平衡，否則大法弟子力量太大。不管怎麼樣吧，舊勢力和我之間的關係是後賬，但是眼下就得這麼做，做好。

弟子：弟子有時困惑，當前遇到的病業、魔難都是舊勢力干擾，還是有自身消業的因素？通過向內找認識到很多不足。如果持續在魔難中，請問師父，還能在哪些方面突破？

師父：我有一句話呀，我說有大法在，甚麼也不怕。有人就理解成，我有了大法書了我就甚麼都不怕了。早期甚至有一個人，拿著大法書，走在大馬路上，逆著快車道走，「我是大法弟子，誰也撞不著我」。那有甚麼區別呢？有大法在，你真的把那大法學進去了，才是真的在。真的修進去了，真的成為一個真修弟子，那才是有大法在甚麼也不怕。這是一個方面。

再有呢，我剛才講了，舊勢力在鑽大法弟子的空子，這是一方面。也有的哪，找不著自己的執著。當然了，也不都是這麼簡單，上千萬種原因，都很複雜。那有的呢，那就是反反覆復會出現這個事，就是因為他的業力大，因為我講了大法弟子有三部份嘛。業力大，只要你正念足，它會過去，但是業總得消，可能還會出現反復，你也就把它當作是考驗、修煉；正念足，再闖過來。所以修煉不會是一個模式，每個人的情況也不都一樣。但是總有一點，我是告訴大家，有大法在，你已經得了法了，你這個生命已經屬於大法了，你就豁出來了，正念正行，按照師父說的做。你覺的我現在修的不好，還不行，頂不過去，（師父笑）

那你上醫院，等你修上來了之後你再做好點。但我話這麼說了，不要放鬆自己。（眾弟子鼓掌）

弟子：媒體為了增加網絡點擊量，新聞標題寫的越來越模糊。

師父：這個倒是真的。（眾弟子笑）有時候我看你們的報紙，在網上也是，你說那個標題呀，真的說不清楚是咋回事，有的時候正面的事情寫那個標題像反面的。所以咱們不能不認真，咱們得按照正統的中文、標準的國語來寫吧。咱們不能用東南亞華僑的那個語法吧。（眾弟子笑）人家本來就不是當地主要語言，是有情可原的，所以你中文媒體是針對華人社會讀者，你不能夠把那標題寫的似是而非的叫人看不懂啊。

弟子：……而為了讓讀者在網頁上停留一點，文章內容已經把新聞點放到後半段，越來越遠離傳統的新聞寫作規範，這是否影響媒體專業聲望和權威感？會

不會影響眾生得救？是否真的違反法理？

師父：有一點，（師父笑）當然，我說有一點，那是因為我們有的人水平有限，也有的受現代意識文化影響，就特意這樣做。就像中國大陸，他本來是標準的普通話、國語，他在播音的時候他來廣東腔，要不來……，反正是，就有意的，啊，時髦，尤其年輕人，時髦。正統文化，我們領著人在回歸正統，別忘了。（眾弟子鼓掌）

弟子：我有一個不敬師父的思想業，我排斥它也不行。我很苦惱，覺的對不起師父。

師父：你已經在排斥它了，你已經做的挺好了。這種邪惡的東西呀，很可能是外來的意識，也可能是那個後天形成的觀念被大法觸及了，甚麼都是活的，從而起的反作用。你排斥它。你不斷的能夠排斥它就對了。你排斥它的過程中就是在修煉了，你在堅定你的意志呢。不要苦惱。是凡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你就

三一

當作這不是自己，我就做法弟子該做的事，該學法學法，我該做甚麼做甚麼，別把它放在心上，師父知道。（眾弟子鼓掌）

三二

弟子：國內有位同修股骨頭壞死，沒痊癒，走路一瘸一拐，天天出去講真相。

師父：大法弟子啊，有兩種情況，一個我沒做好，我得抓緊做。骨頭壞死，大法弟子怎麼能這樣呢？沒做好，我抓緊做，就去了。這個怎麼說呢，做點其它的，等好了再面對面講真相，不然人家說你，你這咋回事？（眾弟子笑）你就沒話說，是吧？第二個，我聽說上領館的，咱們也有帶著病業關上領館的。那領館給照下來做反面宣傳，這不得不償失嗎？拿大陸去做反面宣傳，還被他們取笑。在其它方面做的好一點，一樣。

弟子：尊敬的師父好，由於持續長期的干擾，我的修煉之路充滿了艱辛苦

難。撒旦的影象經常向我顯現。我相信干擾的原因與那個撒旦有關。我想請問師父，撒旦和舊勢力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師父：這宇宙呢，它是個舊的宇宙。它是敗壞了，大家知道，它雖然敗壞了，眾生已經習慣於舊宇宙生命的狀態了，就包括它們的生活、習俗、所有的一切一切神的文化。而在正法中，你要把這一切歸新，甚至於去掉那些不足，變成好的，它就捨不得，所以它就想要在你正法中給你干擾，把正法變成它要的那樣的。一個這麼想，倆個這麼想，那更多的呢？不只是這麼簡單了，很多大的問題、事情都有這樣的干擾，這就是舊的勢力。可是它又在一定層次中建立了一套體系，它們聯合起來又很系統強制，利用大法的正法形式的改變！以幫助它得救為名、幫助我正法為名，來重新幹了一套東西，弄了一套東西，這就是舊勢力。

它和撒旦沒有直接關係。撒旦也好，共產邪黨紅魔，這些邪惡的東西啊，包括那些個所有各界爛鬼，都是被它們利用，來熔煉大法弟子。這些爛鬼它們自己覺的害大法弟子很解恨，下狠手迫害大法弟子，想不讓他修成，這是這些爛鬼的

主觀想法。它能幹，但它也知道幹過火了會消滅它，所以它也不敢超出它那一定範圍，而且它得抓到理。但是它的出發點是壞的，是發壞。而舊勢力的出發點呢，是讓正法能夠得到它們要得到的，就這麼回事，所以它們安排這套東西，就造成當今這場迫害。

其實呢，這事情很簡單。大家知道，這個房間長時間不打掃髒了要打掃，但是你不管怎麼打掃，你掃，它會起灰塵，起來的灰塵還挺噲人；最起码你打掃的時候你要勞累，挺煩的。這個房子要破了，你得去修，很累；說不定在修的過程中還傷到自己，這弄破了、那弄壞了，這磕了、那砸了的，很勞累。所有這一切，它要是新的你就不用這樣了。做事的本身就是你的魔難，就是你的麻煩；你不做就沒麻煩，你做就有麻煩，就這麼回事。所以有的比較同情我的神，（師父笑）說「誰管這些事啊，就你管」。（師父笑）（眾弟子鼓掌）

弟子：有許多抱著為留在國外而走進來的新學員，心態不一，有的真的走進

來了，有的來學法一兩年也沒有三退、也不知道真相，有個別的還背後詆毀大法學員、說壞話。輔導員喜歡支持他們做些事情，認為學法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有時候也幫助他們給移民局提供簽字證明。弟子知道他們在邪黨統治的國內的確生存不易，我們應該怎麼把握？怎麼幫助他們？

師父：怎麼幫助他們？首先呢，看他是不是學員。不是學員，真的沒走進來，為了辦身份，我們不能管，違反了美國的移民法，是不是？這是一。第二，說為了救他來幫他，可是人要不修煉才不領你的情呢。你知道，在中國大陸那人幹出甚麼？連父母、兄弟姐妹同樣欺騙，甚至於動刀動槍的呢。人都敗壞到那種程度了，不要以為現在的人還那麼神聖。不修煉，他就是個常人；真的修煉了，看他真的往裏走了，那才能把他當作是學員。

弟子：我是一名歐洲學員，我發現每天自己被執著心控制，不停的看手機和電腦，浪費大量時間。我試圖擺脫，效果不好。請慈悲的師父開示，如何加強意

志、去掉它？

師父：買一個不能上網的手機。（眾弟子大笑，鼓掌）（師父笑）要克服總有辦法。你們知道嗎？山上很多大法小弟子為了不被干擾，就一個電話，不上網。

弟子：有人住在大陸一年半載後，回到海外又參加各種活動，包括法會。回大陸也沒有任何迫害。如何對待這種情況？

師父：這就得想一想了。你知道這個電話監聽啊，我們身上帶的電話，告訴大家，每一個都是監聽器。中共聽那個東西，坐那聽你嘮家常，那聽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個大法弟子那個手機都是被監聽的，你說你不暴露？而且那個手機串的很快，你一打電話那個號就串上，然後他就設一個監聽。沒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於沒有可能；只要你公開活動了，就會有。所以呢，說回國了，沒事，像走平道的，我想呢，一定有问题。

弟子：請問，現在神韻推票是否進入了一個新的進程？只有少數人參與。如果是某個國家第一次舉辦……。

師父：那當然了，第一次舉辦，那還得大家去認真對待。但是神韻這個影響啊，我過去有一句話，我說，神韻在紐約打開了，美國就打開了；美國打開了，全世界就打開了。現在是這樣，影響到全世界。歐洲，神韻所有到過的地方，人都已聽說過神韻，都知道，而且口碑很好，都知道非常好。現在是這個情況。我想，在神韻的推廣上啊，在歐洲不重視的地區你得重視重視啦。在講清真相、救人的這些事情上做的比較消極，神韻救人力度又很強，等於幫助你們那個地區在做一樣，你又不積極。不管甚麼原因吧，如果你們那個韌勁要像美國學員這樣，今天歐洲會比美國市場還大，面對的人還多。

中共對劇場的干擾，那些特務是在影響和干擾劇場，連嚇唬再收買的，有的劇院經理還被請到中國去，甚麼都幹了。可是哪，大法弟子都是堅持不懈的攻下來了。你真的被共產邪黨收買了，我就找你的上邊。大家知道，董事會哪、高層

主管啊，往往都是社會高階層的人，我們的秀恰恰針對他們，這些人都看過秀。他們知道後就會主動幫神韻，神韻你都不讓演你演甚麼？有的就只好給了，有的就硬頂。那年洛杉磯的那個劇院經理，就是頂著，我就是不給你，原因是他被領館請到中國去了，回來後就是不給。結果我們找到他們高層之後，那高層也不跟我們說，人家默默的就把他炒了。（眾弟子鼓掌）炒了之後，劇院那邊打來電話，當時也沒去申請，他主動打電話來，你們神韻要不要來演出？（眾弟子笑、鼓掌）如果不是董事會發話，你必須把神韻給我請回來，那他絕對不會幹的，因為那些人，雖然他被炒了，那些人都是他手下的。所以我們去了之後呢，做甚麼都行，就是臉上是木的，（師父笑）當然慢慢就好了。我就舉個例子。

說你個人被領館邪黨嚇唬住了，你就跟他去講真相，你把共產邪黨的邪惡講出來，你把其它劇場怎麼對待的、人家怎麼做的，你就跟他去講，哎，就解決。就說你得做到這種成度啊。我們有的學員碰一下子就回來了，不行。沒有那個韌勁你怎麼能攻的下來呢？你在救人哪。我們得想盡辦法去救。這個社會上很多限

制你得衝破它，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又得體的、很禮貌的，去把它攻下來。沒有難度，那啥叫救人哪？那到那一說就行了，來吧、演吧，那舊勢力它幹嗎？美國是走過了這樣一個過程了。人家劇院互相之間也是有年會的，都在傳說是中共在迫害他們、干擾他們。大家都在說，人家知道了。歐洲也是一樣。

當然了，不要自己去亂弄，有任何事情都要協調好，跟負責人說好了，同意了，大家怎麼去做，研究好了再去做。不要自己亂弄啊。有些本來理智就不清，一衝動就到那亂說，甚麼都說，「你會遭報啊」、「神韻是神哪」，他甚麼都說，人在人的層次上怎麼能接受這些呢？反而起到不好的效果。

弟子：由於持續長期的干擾，我的修煉之路充滿了艱辛和苦難。撒旦的形象經常……

師父：這個念過了。撒旦的影象。像這樣的一種情況啊，你們就正面排斥它。實在不行了，你就喊師父。（眾弟子熱烈鼓掌）如果它只是出現形象而已，

你就嘲笑它，你自己發正念清除它，它啥招都沒有，它也幹不了啥。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你的能力遠遠超過它。撒旦，大家知道，撒旦是三界的魔、世間的魔，那多低層次啊。人這兒，人，平常的人，普通的人覺的它挺大。在神眼裏看，它比那塵埃、那粉塵還小不知多少倍呢。你真的發正念，你真的正念很足，它就嚇跑了。有些魔能夠欺負大法弟子就是因為你看見、你自己覺的自己無可奈何，它就鑽這個空子。

弟子：一個人對美國現在政治環境的看法和支持哪個政黨，是否影響他們的未來？講真相時是否應該講共產邪黨在美國的影響和美國某個政黨如何支持共產主義理論？

師父：我們不參與政治。哪個黨的人我們都得救。我們也沒有政治觀點。是吧？我們針對事，不針對人。針對共產邪黨這個邪靈，不針對人。你們就是來救人的。對於黨派之間的事情決不參與。其實包括媒體，也沒有參與，他們只是正

確報導了正面的東西，僅此而已。它沒有公開的說我就支持他，我站他那一邊，我就寫文章烘托他，不是那意思，它只是正面報導了，正面報導了事實。大法弟子的媒體怎麼能撒謊呢？不能因為不與說謊的媒體一樣就有想法了吧？想想自己是修煉的人，怎麼被感情、人心、甚至負面因素帶動的這麼不理智？

弟子：當大法弟子經受魔難時，有的大法弟子認為不能先找自己、應先發正念，如果找自己就順著舊勢力走了。

師父：唉，（師父笑）我通常哪，都是說，遇到問題先找自己，（師父笑）看自己有沒有問題，自己有問題馬上改。發正念呢，是真的你知道有魔對某件事情、或者真的是魔在干擾，你得知道它真是它，你發正念。而且呢，這個發正念不要針對甚麼都發正念；你本來自己做錯了也發正念，你的正念這時要真起作用就整你了。（師父笑）

弟子：海外的同修長期回不了大陸，大陸的親人也到不了海外，該怎麼對待？

師父：（師父笑）親情難捨，挺難受的。那修煉嘛，咋辦？唉，修煉，你要問師父呢，師父告訴你呀，把心放在修煉上，是吧？該見的總有一天會見到。（眾弟子熱烈鼓掌，師父單手致禮）大法弟子有一堂堂正正的、你們像救世的英雄一樣回國，那多光榮啊。（眾弟子熱烈鼓掌，師父單手致禮）偷偷摸摸的，叫人家知道整到小屋去了，一頓打，啥都說了，（弟子笑）多沒意思啊。

弟子：大陸現在放錄像帶的機器已經都淘汰了，可是學員家裏還保存著過去師父講法的錄像帶。請問師尊是否需要繼續保存，還是可以燒掉？

師父：保存不安全你可以燒掉。大法弟子你知道（師父指心）自己在做啥就行，不是為了破壞大法，是沒問題的，我也告訴過其他學員是可以這樣做的。

弟子：我在修煉過程中總感覺怨恨，是自己很難去的一種執著。

師父：怨恨心哪，就是養成了那種喜歡聽好聽的、喜歡好事，否則就怨恨。大家想想啊，這可不行的，修煉不能這樣修吧。我一直在講，修煉人要反過來看問題，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時候你要認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來了，這個路我得走好它，這是要要過關了，修煉來了。你碰到好事的時候你想，哎喲，我可不能夠太高興，高興事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煉嘛，你就得反過來看問題。說來了困難、來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擋，你就是拒絕過關，你就是拒絕往上走，是吧？這個和那個迫害還是兩回事。

弟子：我們海外學員是否應該加大力度發展英文大紀元？

師父：我不反對。我和大紀元負責人講過，我說當初要重視英文大紀元今天就超過紐約所有媒體；你的讀者量目前已經很巨大，快做還來的及。當然說是說了，誰也沒有做錯，在沒錢沒有資源的情況下，要人没人，要財力沒財力，所以

很難。

弟子：共產主義已經統治世界。法正人間時期將要開始。那些沒有洗淨共產邪黨邪惡思想的人，無論東西方，即便沒有加入過共產邪黨邪惡相關組織，會不會有危險？

師父：我告訴大家啊，這個西方社會裏大家普遍的對共產邪黨都沒有好印象。當然有一部份人他不清楚追求的社會主義呀、均貧富啊、怎麼怎麼的這些東西。其實人類社會不是那樣的。人類社會有因緣關係的。你前輩子做的好事這輩子會轉化成福份，這個福份可能變成官、也可能變成錢，所以才有的。看他生意不管他怎麼說個人經驗、怎麼會做，他是有那福份他才有的。不有很多人覺的自己很有才華啊、甚麼都行啊，就是賺不來錢，憤憤不平。他没那福份。說人類社會其實是神管的，就這麼回事。這是公平的。你上輩子殺人害命幹了很多壞事，你這輩子還要發財？所以它不是那麼回事。它是神管的，不是像人類想像……。

人都嚮往一個美好，這也沒有錯的。人是用人的思想看問題，這沒有錯。說人窮了大家互相幫助幫助，這也沒有錯，這都是好的，都應該鼓勵的，是吧？那都是發自於善心、同情、慈悲，好，那都是好事嘛。對窮人也是一個感化嘛，他也會做好嘛。這個對社會都是有好處的。人類社會就像一個修煉環境，我不是講過了嘛，人類社會都保持著正念、傳統的，就是在神的路上了。

所以哪，有些人他不了解共產邪黨是個甚麼，他不知道那個社會主義是個甚麼。社會主義呀，共產邪黨說的非常清楚，告訴你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很清楚的。這在共產邪黨的黨章裏寫的很清楚的。中國那個社會就是社會主義，它現在不是共產主義，它自己說了，而且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追求的是更邪惡的共產主義。那些追求社會主義的人真應該到中國去生活去，體會體會，然後看他再說甚麼。（師父笑）

當然了，我們講真相，有的時候也不是偶然的。你碰到了那個人，他是西方人也沒加入共產邪黨，你跟他講了這些之後，他可能就應該聽的。（師父笑）

弟子：得法的新弟子，雖也在做三件事，但總認為我與老弟子有差距，是不是來源、層次和生命不一樣？

師父：這個可不能這麼理解。後期進來的、能走入大法弟子中來的，那是安排的，你是應該這個時候來的，那可與將來的層次沒有關係。所以呢，趕快學法追上、做好該做的就行了。（眾弟子鼓掌）

弟子：請問產品設計中用「真善忍」字樣、用法輪圖形是否合適？

師父：不合適。「真、善、忍」是宇宙的法，你放到商品中賣，這不太合適，不合適。作為大法弟子總想大家都能夠受益，不是這麼做，對法還是要有尊重的。

弟子：請師父講一下正面教訓和負面教訓問題。

師父：這太多了，方方面面哪。這簡直太多了，上億而不止。面對高興事，

你不是用修煉的想這個問題，你只是像常人的一種高興，就會變成你的魔難，你是修煉人。那負面的，那就太多了，沒做好，那就是負面教訓。

弟子：用人的方法去解決大法弟子中修煉的問題，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增加矛盾。

師父：大法弟子是修煉人，不在修煉上想問題，不在法中解決問題，你用常人的思想解決問題，那你，舊勢力都在旁邊跟你搗亂哪，倆人說說就幹起來了，不在法上。

弟子：我很感恩師尊，我似乎能理解並找到情的根，但我不能夠理解我的私和情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師父：作為私來講，在這個宇宙中，特別在人類社會中，應該說呢，不是甚麼大問題。為甚麼呢？因為一切都產生於自我。你想想在這個社會中，家庭是你

的家庭，工作是你的工作，你賺的錢，你做的事情，所有一切，是吧？推動社會的甚至這個動力都是來源於私。我要發明甚麼，我要做點甚麼，我要怎麼怎麼樣。是吧？當總統的，我要把社會怎麼樣搞好。哪怕是好事，都是發自於自我的，對於常人是沒有問題的。作為修煉人呢，你們要修的是為他、為公，生命都變成正法正覺的生命，這是指修煉人。

至於說情，人類社會啊，你看不到，這個情啊，（師父笑）在我們這個大氣層，大氣層以裏呀，它比那個水分子的密度要大上千萬倍，就這東西；滲透到一切生命的骨子裏、生命的細胞裏、生命的粒子中。你只要是在三界之内的生命，無論一切事物，它都能滲進去。換句話說，你就在這個情中泡著。不被情帶動，誰能說不被情帶動，那他太了不起了。不被情帶動的也只能是修煉的人。即使他是修煉的人，也是因為他在修煉明白了一個理的時候，昇華出來的那部份昇華到三界外邊來了，那部份就不被情干擾了。所以你只要是修煉中沒有昇華上來，你只是在常人這個層面上的，都會被情泡著，都會被情帶動。大法弟子是理性的對

待情，不被它影響那是不可能的。你們只是理性的對待它。只有你修好那面才會脫離情。

那個理性對待它，作為大法弟子來講，那就要看你的理性強不強。這就是我們講的正念。這就是我們講的，你修煉的基礎堅實不堅實，就是這個東西。一切你們都能夠這樣理性的去對待它，那真的了不起。我知道沒有情那是啥感覺，（師父指心，笑）對眾生它是慈悲的，與情是完全是一回事。它是一種廣義的，但是對那個情的感覺是一種多餘的東西、厭煩的感覺，就像你聽到感覺到反感的東西、你看到不該有的東西一樣，是排斥它的。所以目前你們只能是理性對待。

弟子：明慧很多事情需要全職人員、專業人員專注的做才能做出來。但沒有辦公室，沒有有形的機制，沒有工資或補貼。個人長期低調的做，而且不能告訴別人自己在忙甚麼，導致許多原有人員被其它項目拉走；一部份還能堅持做的，只是業餘做而不下功夫提高專業技術。有專業技能的人需要報酬和社會上的名

份，從而不能真正的加入進來、視為己任。網站內容推廣、網站設計和技術改進落後……。

師父：所有的媒體都在救人，了不起，都在正法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功德無量。但是呢，唯獨明慧網是大法對外的窗口，是大法弟子修煉交流的平台，世界各個角落的大法弟子，包括大陸大法弟子，他們交流的平台，這是任何媒體都做不到的，取代不了的，更功德無量！（眾弟子熱烈鼓掌，師父立掌致禮）

剛才他們講了，默默無聞，誰也不知道他們幹啥，還覺的他們不積極參加大法弟子的活動；甚至於很勞心勞苦，忙到半夜，人手又少，很艱難情況下在做。修煉嘛，甚麼最了不起？甚麼最偉大？！特別是在大法弟子最艱難的情況下、需要聽到聲音的時候，（師父動容）有這麼一個明慧網，大家想想，這多了不起的事？一定要珍惜！不管怎麼難，那是威德。（眾弟子熱烈鼓掌）

而且呢，做明慧呢，還得必須是非常可靠的學員，因為他直接和大陸學員建立聯繫，必須得非常可靠的學員，而且非常專心，得真能投入進來。特別是年輕

大法弟子，最需要他們，但是他們最不容易坐的住，所以很難。修煉嘛，要真明白的話你們會搶著往裏去，可是呢，誰也看不見他的威德，誰也看不見，默默無聞。（師父笑）

人總想做顯眼的事、叫人看見成績，不叫師父看見也得叫別人瞅見，不然心裏就不太平衡。其實，這宇宙中關注你們的眼睛啊，多到了你都想不到有多少，那個粒子裏都擠滿了眼睛，最小粒子都擠滿了眼睛。宇宙的一切生命都在關注著大法弟子做的一切。神都在看。你的每思每念、你做的一切都在記錄下來，比那錄像還真切、立體的把一切都錄像下來了（師父笑）。所以啊，給神看，不給人看。（眾弟子鼓掌，師父立掌回禮）因為他們不得不看你們哪，大法弟子的成敗關係到宇宙的正法成敗、宇宙的存不存在；大法弟子能不能做好，關係到他們的生命，他能不關注嗎？都在關注啊。

弟子：我們收到反饋，說明慧網上把大陸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都說成是「綁

五一

架」，常人看不懂，因為常人認為「綁架」是指土匪抓人質勒索錢財，認為我們的文風很怪，不貼近常人。

五二

師父：大陸的這個文化，就是又一樣了。國外的學員他們出國時間長了，看到的和理解到的都是普世的那個作風，可能是有差異。共產邪黨是流氓土匪，他們抓人那不是綁匪綁架嗎？對壞人才用抓捕的詞。但是可以跟他們講，有必要這些東西可以改進，專門針對大陸可以改進。仔細想想其實這詞用的很恰當。

弟子：《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是否主要是面向海外各國讀者？在大陸也需廣泛推廣嗎？

師父：大陸不用廣泛推廣，這個主要是國際社會。中國那兒人們已經知道那紅魔在統治他們了，那魔鬼本來就在統治他們。

弟子：《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有的同修想在勸善信、評論中概括書

意或引用，但往往講不了像書中那麼清楚。

師父：書呢，總是要把這句話說出來，又反覆的去論證它，才能夠把事情說清楚。你們講真相的時候，你一下子就說不了那麼多、甚至於說不了那麼全面都起不了那個效果。我想呢，只把它當作你豐富講真相的知識而已，你講真相還得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況，用你自己的辦法去說。

就說這麼多吧。因為今天是法會，大家遠道而來的很多，不想佔用大家更多時間。這個法會的交流啊，其實很關鍵。不同地區大法弟子的救人狀態、修煉狀態，在法會中都能有一個借鑑，這對你們做好以後的事情很有好處。但是呢，大家也想聽聽師父講啥，所以我也儘量給你們回答一些問題，就是這麼個情況。

事情還得你們做，在最艱苦、最艱難的情況下，是你們在頂著邪惡在做。師父呢，其實師父也在。共產邪黨說我躲在美國，我天天都在中國！（眾弟子長時間持續熱烈鼓掌）

李洪志

二零一八年新唐人與大紀元法會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八年新唐人與大紀元法會

李洪志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參加新唐人電視台、大紀元媒體法會的大法弟子，大家好！

（眾：師父好！）

在中共邪黨對大法弟子這麼多年的迫害中，我們這兩個媒體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很關鍵的作用。有力的揭露了邪惡的迫害，同時也針對法輪功的情況向民眾講了真相，同時也起到了救度眾生的作用。

中共就是一個邪惡的政權、一個流氓政權。如果它灌輸的謊言，使民眾分辨不清、辨別不了真假，就會隨著它走向淘汰。所以在這方面，大紀元媒體和新唐人電視台起了很好的作用，真的是有力的救度了眾生。

當然了，作為媒體來講，要做好應該做的事情，那就得修好自己。所以修煉

五七

呢，對大家來講，對每個參與媒體的大法弟子來講，修煉是第一位的。因為你的修煉好壞決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煉好壞也決定了你的工作成效，這是一定的。這麼多年的經驗走過來，大家都深有體會，各行各業的大法弟子，包括各個媒體的大法弟子，都是這樣，在自身的修煉上抓的緊的，很多事情都會事半功倍。所以我們不能夠忽視了修煉。這是第一位的事情。

五八

大家知道做媒體是為了救人，為了講清真相，為了制止這個迫害。但是最終目的是甚麼呢？你們每個人在媒體中都是在走自己修煉的路。你做的這件事情就是你修煉的路。這是一定的。不管你在這個媒體中起著甚麼樣的作用，分工是甚麼，那就是你修煉的路。所以要走好這條路呢，那就得在自身的修煉上用心，到甚麼時候都不能放鬆，最終是要圓滿嘛。

現在我一瞅年輕人這麼多，多數是新面孔。當然了，年輕人哪，我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年來在中國大陸，這個中共邪黨的那套東西啊，那套理論哪，都是邪惡的，是反傳統的，是反人類的。那麼它這個東西要想使人能夠接受

它，它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把人類的普世價值顛覆了。所以它一直就在起著這樣一個作用。在中國的歷次運動中，它打掉的都是中國文化菁英。文化大革命把文物、古蹟、古籍，所有的文物都給銷毀了，叫人不知道歷史承傳下來的價值見證。同時在學校的教育中，不學中國歷史，泛泛的學，然後漸漸的不學，然後批判的學，最後再把中國過去的歷史貶低的一無是處。灌輸中共邪黨是最好的、最偉大的。在它灌輸下，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傳統文化，都不知道自己的歷史。有很多從中國出來的年輕人，看了神韻這個秀之後，哇，原來我們中國有這麼好的傳統文化，好像他才知道。中共邪黨就邪惡到這種程度。所以它從中國竊取政權這麼多年後，連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都被它洗腦很嚴重，思維與正常社會人的思維差異很大，更不用說現在的年輕人。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啊，在辦媒體的這個方向性上，文化基點上，和把握普世價值這個尺度上啊，要以傳統文化為基礎。一定要以傳統價值為基礎。中共邪黨為甚麼這麼害怕神韻的演出呢，不過就一個文藝演出嘛，因為神韻表現的是人

類的傳統文化，它要破壞的正是這些，它要打掉的也就是這些，才能夠使它那些個邪惡東西那麼泛濫，那麼囂張。所以它覺的在中國幹了幾十年了，有半個多世紀，覺的中國人現在已經完全都是紅龍崽子了，它覺的都是它的細胞了。它可以肆無忌憚的蹂躪中國人，肆無忌憚的殺你、宰你、迫害你。即使你罵它也是在他的文化中罵它，不是真罵，它都幹到這種程度了。神韻徹底的顛覆了邪黨的那一套，邪靈覺的這一百多年都白幹了，真如五雷轟頂，全白幹了。所以在針對邪黨文化的問題上，要先能辨別它、能辨清它。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用真正的人類傳統文化，才能看清它。

所以大家辦媒體啊，作為搞新聞的人、文化人啦，大家要以傳統文化為基點，為普世價值的基礎，才能夠看清它，破除它。當然現代派的東西很多，不止是中共邪黨對中華民族的破壞，在西方社會裏也有很多現代派的東西。我告訴大家，這也是邪黨搞壞西方社會的表現，都是它幹的。人類的文化，從這一二百年來就發生了變化，過去人類社會是善惡同在，正負同在。它是陰陽平衡的嘛。可

是到近一二百年之後啊，漸漸的就變成這個邪惡的共產幽靈替代了那個魔鬼，也就是陰陽平衡中，負的、魔的一面完全被它代替了。所以在這些年中，它是肆無忌憚的在幹著這些毀滅人類的事情。

就是說大家要想做好這些事情，那麼一個是修煉好自己，再一個就是你們要認清這一切。理念、文化、新聞，不管怎麼樣吧，這些東西我們都要以那個普世價值來衡量它的好壞、對錯。當然了，你們在風風雨雨中走過了這麼多年，你們建立這個媒體的出發點也是為了救度眾生、揭露邪惡。這個初衷就是這樣的，你們的目地也是這個，是不能改變的。那既然是這樣哪，你們就一定要遵照這個方向走。當然我剛才講了，不止是中共邪黨的邪惡在中國那麼幹的，現代派的東西也是它幹的。我說了近一二百年來人類的魔鬼就已經是共產邪靈了，它不是過去那種正負陰陽平衡那個東西了。所以它在全世界，還不只是在中國，也不只是在整個共產邪靈社會陣營中起作用，它在全世界都在起著作用。因為它已經扮演了全人類那個負的角色了，就是全人類負的角色。諾查丹瑪斯不是講了「瑪爾斯統

治世界」嘛，真的是負的一面是它統治。當然了，正的那面是神統治，它是陰陽平衡的。但是到現在啊，人類的道德基礎往下滑，它帶動著人類，幹的這些個邪惡的事啊，已經使那個天平失衡了，就是說陰陽不平衡了。惡大於善，就變成了這樣一個情況。

當然了，這個情況呢，要一般情況下，神看到了也會把它調整過來，是不允許的。可是呢，是因為整個人在往下滑，是人類自己要這樣的。可是人又不是非常清醒的，是被它帶動的，灌輸的這些東西造成的。那麼現在社會上所出現的這些現代派的意識啊，現代派的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其實說白了都是共產邪靈在自由社會裏幹的同樣的毀壞人類的事造成的。

都不是偶然的，看上去西方社會好像與共產邪靈沒有關係，其實都是它幹的。共產邪靈在中國社會表現的是殺文化人有錢人哪，破壞傳統文化。在西方社會裏它表現的是高稅收，用所謂的現代觀念行為破壞傳統的手法幹的。修煉人都知道，因為有錢沒錢那是前世的業力輪報造成的，這樣強取豪奪，那是違反天理

的。但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亂的社會，亂的世道，世風日下，再加上這個宇宙的成住壞滅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時候，它就是這樣了，壞了，要滅。所以它表現出來不只是人類社會，那個宇宙高層社會表現都不正常。就這麼一個情況。所以有的時候我在想，作為大法弟子辦的媒體，你們真的是在挽救人類，大法弟子真的是唯一的人類的希望。

那麼從表面看我們是孤軍作戰，所以我們自己要把自己的自身建設搞好，我們自己要把自己在修煉上，在這個做人的準則上，把自己修的好一點，不然很難完成這件事情。當然了，還有一句話叫物極必反，是吧，大家看到現在這個正的因素在抬頭，而且很強勢，恢復傳統，全世界也都在出現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人類也越來越清醒。那麼我們就更應該做好，更應該發揮我們的作用。天象也在配合，一定會這樣的，因為事情必須得這樣。

當然迫害法輪功我已經講了，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是因為中共邪黨就是為法輪功準備的，別看它多少年了，就是為法輪功準備的。這一點上，大家想一想也

都清楚。現在迫害法輪功是邪黨控制的，整部國家機器在運作。那麼到了今天這一步了，大法弟子的考驗、修煉，也到了差不多了，而且我們該救的人也都在最後了，這一切也都差不多吧，漸漸的在收尾了，共產邪靈存在的意義也就不大了，也就到了應該把它去掉的時候了。你們年輕還不知道，在我年輕時的那個年代，在中國，你自己一個人在沒人的地方，都不敢說一句中共邪黨不好，到處都是邪靈在監視著你，現在這些東西被銷毀了，人們在酒桌上誰說起邪黨來時都敢罵中共邪黨，哪個人不罵都認為他有病，所以誰都在罵中共邪黨。那為甚麼敢這樣呢？就是中共邪黨的邪靈、邪惡的因素被銷毀的已經所剩無幾，所以人們才敢這樣，覺的寬鬆了。但是只要共產邪靈還存在，它就是邪惡。就像毒藥，只要那東西還有，它一定毒人的。你讓它改變它是改變不了的。那是它的本質、它的生命就是那麼造化的。必須鏟除。所以到了這一步，中共邪黨自己也會越來越亂。神也都在銷毀它，正法的洪勢也不斷的清除它，就到了這一步了，誰捧它，誰跟它去，那就誰跟它一起完。

不管怎麼樣吧，從前景上看，我們的媒體也應該越來越樂觀，因為我當初看，我們媒體當時辦的很艱難，資金、人員都不足。最起碼我看到你們現在這麼多年輕人，哇！我也很高興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還有呢就是，現在做的難度、社會環境都不一样。當初被邪黨控制的一言堂媒體，向全世界散布謊言，看不到任何一個正面的消息，全世界也都在轉發中共邪黨的媒體的報導，就等於在全世界在迫害法輪功，大法弟子在國外的壓力也是非常大，人們都抱著一種中共灌輸的那種思想在看待大法弟子。在這種情況下，大法弟子把媒體辦起來了，而且呢，越辦越好，包括參與各個社會層面講真相大法弟子共同的努力，人們越來越知道真相，越來越清楚這場迫害。無形中，我們做的這件事情過程當中，講清了真相，同時也把這個壓力消除了，所以我們大家現在都覺的很寬鬆了。那個時候真的是這樣。現在呢，我看正的力量勢頭很迅猛，中共邪黨越來越完蛋，誰保它誰跟它去。看清的他們就是明白人，看不清的那就是最傻的人。

我今天想說的就是辦好媒體，要做好兩件事，一個是修好自己，一個是我們

媒體要以傳統文化為基點，以普世價值為基礎，才能做好這一切。大家做的不錯啦，這些年辛辛苦苦的，一路走過來，不斷的充實著新的力量，越來越壯大，而且大紀元的媒體還包括新唐人，已經是全世界華人第一大媒體，同時也是被西方社會越來越認識，越來越重視，這一點很可喜啊！抓住這大好時機，把我們的媒體做的更好，真的做的非常有力、有時效，一篇文章報導出來能夠起大作用，一定會走到那一步去，就說這麼多吧，謝謝大家！

李洪志

二零一九年紐約法會講法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二零一九年紐約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大家好！

（眾：師父好！）

一年一次法會，大家有的從很遠的地方來，也有的從大陸來，這費用還是不小的。每年的法會幾千萬的路費、吃住費用消耗，大家就是想通過法會能夠得到在修煉中提高的機會，互相借鑑。也就是說，修煉人把修煉的本身看的是很重要的。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如果不修好自己，那就做不好。當然啦，也有人想藉這個機會來看看師父，師父知道。但是不管怎麼樣，有法在，就能夠指導大家修煉。

師父在常人中有常人的生活，有常人的行為方式，有很多人的事情呢，那不

六九

能像法一樣，所以我叫大家要遵照這部法去做，以法為師。大法弟子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就是因為有法在。我們的法會也好，大家在個人的修煉中也好，就是本著這部法走到了今天。也就是說，沒有這部法，你們走不到今天。所以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修煉永遠都是第一位的，特別是到了最後的時期。

七〇

當然我講最後時期啊，其實大家也看到了，天象的變化和這個世上的變化是一樣的。比如說這個邪惡對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了，邪惡已經自身都難保了，只不過是那部迫害大法弟子的機器還在運轉而已。但是呢，我剛才說，走到最後了，我們更加做好我們該做的，因為越到最後越關鍵。當初那麼艱難的環境，那麼邪惡的環境，你們都走過來了，沒理由不在最後做的更好。迫害當初，全世界的媒體到處都在轉載中共媒體的造謠文章，全世界的人都很難分辨到底是怎麼回事。在那樣一個困難的情況下，國際社會的大法弟子講真相改變了全世界人們的認識，走過來了。最後你們自己得珍惜所做的這一切，不能放鬆自己，絕對不能放鬆自己。

我也在觀察，特別是在中國大陸那個環境下，很多大法弟子啊，在那個被扭曲了的人性關係、被扭曲了的人的行為和扭曲了的思想方式，在那樣一個社會中，誰都很難免受它的影響。雖然大法弟子得按照大法去做，可是你出門遇到的就是常人社會的這樣的人際關係；整個社會都是扭曲的，那你也得那樣去做，久而久之也就混同在這個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行為當中了；甚至於思考問題的方式，習慣了人這種生存的方式，也就覺的就是這樣了。很多人從大陸出來之後，到了國際社會看到人怎麼都這麼簡單哪，談話、甚至於做事情都非常平和。而大陸人做甚麼事情，恨不得一下子甚麼事情都做到最極端、最頂端、做到底，都是那種心態。那不是人正常的狀態，所以帶著這樣的一個思想、行為，在國際社會中，就會引起國際社會人們的反感。

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幾乎都被其它國家的人不理解，為甚麼中國人會這樣。其實是被中共邪黨有意的把中國人的行為、品質給敗壞了，是系統做的；破除了傳統的文化，破除了人道德與普世的價值的理念；現在都是極端的中共邪黨那種東

西，當然是不一樣。來到國際社會很長時間才能扭轉過來。

現在有一部份學員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在大陸那個環境下有的可能也沒做好，那麼就更應該在新的環境中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該做的；不要再抱著那樣一種極端思想行事，在大法弟子的這個環境中容易起攪亂作用。你們知道國際社會的人很少背後講究別人的，很多人他有普世的、純樸的思想概念行為方式，總覺的應該做一個善良的人、對別人好一些的人，一般情況下不會那樣去做那些害人利己的事情。所以那些帶了很多在大陸養成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的人，在國際社會中必須得去改變一下自己。我講這個，是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出來的學員越來越多，超過了原來在國際社會上的大法弟子的人數，甚至於已經成了主體了，那麼你們就更應該注意這些。

你們知道嗎？當年在那些鋪天蓋地的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時，在中國是那樣一種形式；在國際社會上它雖然沒有暴力，但是那種壓力、另眼看待大法弟子的歧視眼光，也是很難的，因為當時所有國際社會的媒體都在轉載中共邪惡媒體的宣傳

造謠，誰都不知道真相。國外大法弟子人數很有限，但是他們做的很有效；自己建立了媒體，成立了很多攻關小組——有針對政府工作的、有針對各種媒體講真相的，成立了很多真相點，還有建立媒體、網站等，把國際形勢、把全世界人們被邪黨造謠媒體灌輸的思想、對大法弟子的認識給扭轉過來了。那是很了不起的。這個環境開創的不容易，他們也很珍惜，不要因為從大陸出來的學員帶的黨文化中形成的思想作風把這個環境破壞了。因為我看到了，很多中國大陸出來的普通人在國際社會上造成了很多壞的影響，真的叫人臉紅，真的叫中國人抬不起頭來。你們不要那樣。你們是修煉人，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它不只是影響一個民族形象的問題。你們身帶的責任是救度全世界的眾生，要比那還大，所以你們必須得改變自己的思想行為。

不要把國際社會的人當作很簡單。他們雖然思想很簡單，正因為思想越簡單越清晰，他看的問題越透；他只是不那麼表達，只是不那麼說，心裏非常有數。人的思想結構都是一樣的，聰明成度也都是一樣的，一點也不比別人笨。他們的

思想行為是有底線的、有道德準則的，所以他不會那麼做。大家在中國大陸養成的那種習慣，無論是寫文章啊、做甚麼事情啊，就是要一棍子敲到底。那種作風、那種思想真的是叫國際社會的人受不了。其實中國大陸的人在沒有中共邪黨的時候，價值觀也是善良、重德的。中共邪黨為甚麼一次一次的搞運動，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是文明高尚的、價值觀是普世的；通過一次一次的搞運動，有目地的破壞中國的文化，打掉文化的菁英，灌輸中共邪黨那些壞東西。它目地非常清楚，就是要把中國人思想行為搞成像垃圾一樣。因為國際社會從中國出來的大法弟子越來越多，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所以就必須得說，大家千萬注意。

再有，大家在各個講真相的小組、大法弟子自發組織起來的這些個活動當中，在講真相、救眾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非常的好！不在於你做的怎麼轟轟烈烈，看你做的有没有效，看你的心怎麼擺放的，是不是修煉人。那些常年守在中領館的、常年守在真相點上的，真的了不起！有的年歲比較大，有人說，他們年歲大就適合於做那個；那你年歲不大，你做甚麼啦？一樣的，就看大法弟子

怎麼去做。

有一次，一個學員問我說：師父，退黨退到多少人中共邪黨能倒？（師父笑）我伸了五個手指頭。他就想，「噢，退五千人，中共邪黨就倒。」（眾笑）結果五千很快就過去了。「哎？怎麼整的？師父伸五個手指頭啊，噢，那五萬人。」這五萬人很快也過去了。「這不對呀，師父怎麼伸五個手指頭？噢，那就五十萬人。」（師父笑）這五百萬人、五千萬人都過去了，現在已經三億多人了。中國有十五億多人口，你退五千，好像影響不了啥。（師父笑）其實我也是一個比喻，就是說，我們做的這些事情很關鍵，從心理上、從中共邪黨的心理上把它摧毀了。現在中共是甚麼狀態啊？每個人，除了那幾個當權的，每個人都在想「啥時候倒啊」，都在做留後路的準備，都在做末日準備。往外倒錢哪，子女弄到外面去啊，自己也辦外邊的身份啊、護照啊，都在準備著一旦出事就溜，都是這種末日心態。

他們自己互相之間都在騙自己，為了維護那政權。很多特務那都是蛤蟆精的

人，都在騙現在的黨魁；從他們沒上台之前就在造假情報，上台之後還一直給他們製造假情報。他們不知道外邊的真實情況，得到的情報都是江鬼騙他們的，政令也出不了中南海，互相之間的暗鬥越來越厲害，你死我活。現任黨魁是裏外不是人，想要走民主道路的人現在不再信任他，中共邪黨更不信任他，沒有人真心對他的。

大家已經看到了，邪黨不會持續太久了。因為，中共邪黨存在的目地、對大法弟子的這種迫害，它不是舊勢力安排考驗大法弟子的嗎？中國就像那老君的煉丹爐一樣熔煉著大法弟子，把那火燒的越旺，就像嚴酷的考驗一樣，去人心、去執著。那當然這種煎熬是很難受啊，可是煉出的是真金。中共邪黨就像那煤炭一樣，燒的越紅，它好像越來勁。等燒完了再看，真金煉出來了，中共邪黨它是啥？一吹，「撲」，灰，沒了。（眾鼓掌）看著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時候很可憐，其實真正可悲的是那幫跟著中共邪黨跑的——那才最可悲哪，所有邪黨在人類歷史中犯下的罪惡，他們都得去承擔。

大家想想，中共邪黨的那些頭子們哪，壞事做絕，但是他們享受著了，在有生之年為非作歹、享盡了他們的福份。那現任黨魁，你還要跟著中共邪黨跑，人家把驢牽走了，你去拔拴驢的那個轅子去，把你抓住。也就是說，所有中共邪黨的罪惡最後都得找他算，是不是這麼個道理？因為你是中共邪黨的頭子。其實呢，有時候我在想，他覺的中共邪黨能維護他的權力。過去是，現在還是嗎？過去中國人在廁所裏你自己一個人都不敢罵中共邪黨，真的是那樣，那個邪惡的邪靈到處都是；現在那些邪靈都被銷毀了，人人都在罵邪黨，坐那吃飯幾個人聊起來，不罵中共邪黨好像沒事幹，誰不罵中共邪黨誰有病，已經變成這樣了。（眾鼓掌）中共邪黨已經到了一推就倒的時候，你要靠中共邪黨維護你的權力，你不看走眼了嗎？中共邪黨是靠你在維護啊！不是你靠中共邪黨維護啊！現在當權的人一句話說「我們現在不要中共邪黨了」，中共邪黨連一天都挺不了，第二天就沒了，（眾鼓掌）因為人們都在等著那一天呢。（眾鼓掌）我就說當權者幹了一件多蠢的事。

不管怎麼樣，作為我們來講看的很清楚，我剛才講了一下這個形勢而已。到了這一步了，那考驗大法弟子的那些個因素已經不多了，那煤渣已經沒多少了，再煉真金煉不了那麼多了，所以，你說這火是不是要滅呀？要滅。（眾熱烈鼓掌）那緊接著是甚麼呀？是不是大法弟子修煉到圓滿那一步啊，是不是？（眾鼓掌）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師父一起到法正人間哪，即使是這樣，我們也要劃上一個句號了。正法時期大法弟子這段過程，那可是至關重要。後來的事，我就不多講了。

昨天山裏的晚會我還在講，我說我經常講舊勢力，大家對這個概念基本上清楚了，但是對這個舊勢力的形成啊，總是有一點恍惚。其實大家想一想，這個舊勢力的形成它有個歷史的原因。宇宙是成、住、壞、滅這樣一個過程，人有生、老、病、死這個狀態。大家都知道，長到十幾歲，十五、六歲，十七、八歲，這是成長的過程；到十八、九歲，二十歲，一直到三十多歲，這是「住」的過程；等到四十來歲往下，那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這就是「壞」的過程；身體已經糟透

了，不行了，要衰老下去要死亡了這個時候，那就是「滅」的過程。

這個過程對人生來講是這麼短暫，在這個宇宙的範圍來講它是多漫長呀？那麼在更大的天體範圍它是個甚麼概念呢？儘量我用能說出來的形容吧，就是用無數無數的、數不清的那個兆來記年，那是個「成」的過程。在這個數不清的兆的記年中有多少生命從出生到死亡！神也是一樣，循環往復的，他不是不死的，但是他的死他是知道的；出生他也知道的，但是他不會帶有原來的記憶。他只不過是漫長，都活的很膩味了他才會出現那個狀態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這種循環是生命的更新過程，這種循環著的生命不知道在「成」的過程中就已經出生過無數兆次了。這是用兆這個人類常用的最大的計數來計算，用億都計算不了，無數的兆。別說人哪，就是神都會這樣，這個宇宙太漫長了。

那麼在「住」的過程呢，這更是一個最長的过程。在這個過程中那簡直是没法形容的、用多少兆也形容不了的那樣一個漫長的歲月過程。宇宙中沒有任何一個生命能從「成住壞滅」的過程中一直活著，就是從「成」活到「住」的生命都

沒有了。宇宙最高的也沒有了，多高層次都沒有了。就像人的身體新陳代謝細胞一樣，沒有原始的細胞了。都是這樣的，接力過來的。這麼大、長的一個漫長的过程，你問「住」的時期的生命「成」的時期是甚麼樣，他根本就不知道，想都想不出來。

那麼宇宙到了「壞」的時期，這個過程也是漫長的，是無數的兆年那麼巨大的時間，像粒子布滿了這個空間，一樣的漫長，這麼多。這空氣得多少粒子啊！那個「壞」的過程中，你問那些很高層次的生命，你說以前那個「住」的時期的生命狀態是甚麼樣的，他根本就不知道。為甚麼呢？因為連法在這個過程中都在變異著，一切都在隨著「生老病死」、「成住壞滅」在變換著。

等到了「滅」的時期，這個過程也是相當漫長的，最後走向徹底滅亡。在這個「滅」的時期，也是用無數兆年才能衡量的漫長的歲月，那裏有無數的層層的神，更大的神，更大更大的那個神啊，王啊，各界的主啊，你問問他宇宙的初期、中期那都是甚麼樣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為甚麼師父在正法中會出現舊的勢力？師父要不把這部法正到「成住壞滅」的初期，那叫正法嗎？（眾鼓掌）可是「滅」時期的層層眾神它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甚麼，它們是「滅」時期的神。它只不過是層層不同層次還有一個對比，境界上還有對比，但是哪一個層次都不是原來的標準了。因為它敗壞了，就要滅掉了。就這個「滅」的時期的生命形成的舊勢力說，「你這麼正法不行，我們沒見過。這個不能成，我們幫你成。」它們就幹了這樣的事。它的標準是甚麼？它是「滅」時期的神，宇宙「滅」時期的王，那些個要參與幫助我正法的神，你們說它們能幹出甚麼來？它的最高標準是宇宙滅了時期的宇宙最高標準。做完了那是正了法嗎？我按它們的走，那能正了法嗎？能用它們的標準回到「成」的初期嗎？那不又回到只不過是「滅」的時期沒動嗎？那離宇宙的最根本、「成」的那個標準有多遠？

所以大家想不透，它們怎麼有天大的膽、它們怎麼敢幹這個事呢？它真的覺的自己是對的。舊勢力那些最高的東西，它覺的，「我就是最高的神哪，我知道

的就是這個，那沒有比我知道的再高了。這是真理啊。」它不知道它是「滅」時期的標準了。有的時候，我在講法的時候大法弟子都懂，它們反而不懂。有的時候我覺的它們裝不懂。它們為甚麼會這樣呢？其實說根本，因為我有人身、有人的行為，所以它們覺的它們是神的行為。「我們怎麼能不比你強呢？」是這個東西障礙了它們！師父傳的法是理白、言白，沒有任何叫你猜的東西，都在這明擺著，可是在「滅」的時期的生命的習慣是，甚麼東西都得去猜、找到它。給你一個東西，去挖掘它才能把那個真的東西找出來，它們已經習慣於這樣了。所以師父傳出的法對人來講沒有迷，可是它們卻都被迷住了，認為法絕不會這麼白。無迷之表反而變成它們的迷了，都迷在了無迷之中，（師父笑）真的是這樣。舊勢力就是這麼來的。

而我真正的甚麼東西，沒有生命能知道，因為任何的這個時期的最高神都不知道宇宙的「成」是甚麼樣子的，在「成」的最早期是甚麼樣子。那簡直就差的太遠了，所以它們不理解。它們自己也說，「你要的我們不會。我們會的就是

這個。「你不會你為甚麼要參與呢？它說，「沒辦法，上邊叫我幹的。」等我把那最壞的傢伙抓住的時候，把最高那個抓到的時候，它說，「我這就是最好的，我也是幫你啊。」卻毀了無數的生命，毀了宇宙中無量無計的眾生。

作為大法弟子來講，本著這部法去修。師父曾經說過一句話，我說，「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大家知道，修煉可是不容易吧，消業、過關、碰到心性上的摩擦有多少過不去的，何況那些大的關呢？怎麼過？！明白這些的人一想就膽怵了，真的難，真的難哪！人與人之間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噢，這事對我提高有好處。」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誰，先找自己。作為一個修煉者，你要不能養成這樣一個習慣，你要不能夠和人反過來看問題，你就永遠在人中，最起碼沒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

矛盾出現的時候不冷靜。當冷靜下來後回頭一想，我是修煉人哪，這事我不對呀，沒過好這一關。肯定是關啦，大家知道。因為師父講了，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走入這個修煉的集體，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為了你提

高的。可是我們有多少人往外推；不但往外推，還變的非常狡猾。有的時候我幫著他們做甚麼事的時候，他們都當著我的面撒謊、狡辯。我瞅著他們，覺的挺可樂的，但是我也知道，人就這樣唄。你没修好這面就是人心，那人就是這樣。

我留給你們能夠在常人中生活的人的東西，不影響你們修煉，你可以過你的人的生活。但是在真正碰到矛盾的時候，特別是大法弟子，你在個人提高中、你在做好你應該做好的三件事的配合當中，你遇到矛盾的時候這就是關鍵！那對提高自身都是關鍵的。你們初期有多少事情被自己給攪了，應該做好的沒做好。迫害早期的時候，用人心去看問題，互相之間在那戲戲戲，還氣的不行。你那個氣，包括你戲戲時的那種心，全都是人哪！

堂堂正正的配合好。不一定誰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的把它補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關鍵是不在於是誰出的主意，而在於在這過程中誰把自己煉出來了——誰修煉了自己，誰就提高上來了。（眾鼓掌）師父講這些就是告訴大家，我們今天都走到最後一步

了。我可以明確的跟你們講，師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結束迫害，（眾熱烈鼓掌）前後二十年。雖然最後舊勢力插手了改變了一些事，但是燒爐子的煤都沒了，這個火候也不夠了，這事也就快結束了，所以大家更得做好。大法弟子啊，我那天還在講，我說誰能當上大法弟子？多大的緣份哪。

我剛才坐車上，有人說，有些人聽不懂甚麼粒子、分子這些物理上的名詞。我也是借現在人的語言講，要不怎麼講啊？但是要實際形容起來還真是那麼回事。我們看到的這些星球如果小到像分子那麼大，是不是跟分子一樣？宇宙中巨大的生命看地球與這空間其它星球，和我們看分子是一樣的，是不是？那我們這個地球在一些更大的生命眼裏看小到和原子那麼小的時候，看一看是不是和人看原子一樣？在更高的神眼裏看就是那麼回事。這個星球遍布空間，你看的見的、看不見的，是因為你的視覺問題。人類的技術再發達，也是被宇宙中各種各樣的障礙擋著，看不見全部，所以我講「洞見」宇宙，因為人類永遠都看不到真的天體。

也就是說，無論哪一層都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大的生命看下邊，就是個小粒子；小的生命看上邊，就是星球。在原子上那一層活著的生命，不是把原子當作他們的星球嗎？在分子上邊那層活著的生命看看我們地球，哇，巨大無比。它每一層粒子與更大或更小的粒子就是這樣一種關係。層層層粒子，地球也是一個粒子，包括太陽，包括我們看到的銀河系、所有的一切。整個天體結構基本就是這樣一個結構。

人看到的粒子不止是人眼能看到的粒子與星球這樣的表現，人們看不見的還有不同的粒子。而分子的表現也是不同的，也在這個空間中；不同的分子形式上都有無數的生命，都在人類這層空間中。可是和分子同時存在的還有其它形式存在的粒子，這一切是擠滿的。人類與這層生命就像在土層裏，現在科學家只知道能看到的這些粒子。我只是用人現有的知識去講而已，其實不止這些，遠遠的不止這些。就說這一切生命，多的了不得。這麼多的生命，你喘氣的時候，構成空氣的分子被你吸進去多少？那個分子上面也是星球，那上面有多少世界？多少生

命？被你吸進去了，在你身體裏轉化成你身體裏需要的養份。（師父笑）

因為這個牽扯的太深奧了，以前人類的知識有限，所以以前那些神不講，也沒辦法講。耶穌說人是有罪的，到底這個罪是怎麼回事，沒說清。我也跟你們講，我說人活著就在造業，吃、住、行、人與人的社會行為都會造業。你說我不去造現實的人與人之間的業，出家或面壁。你坐那不動也在造業，（師父笑）「你的活著就會有許多世界因你發生著變化。不管怎麼樣吧，我也講過一個理，我說人有人生存的環境，因為生存而產生的業這都不算你的錯，當然也不會記你的過。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會產生業力，這是一定的，這就是《新約》中講的人是有罪的。所以有人講，說活在世上就會有難，要一生不得病，百年死後一定下地獄。為甚麼呢？你這一生的業都沒消，你已經業力巨大了。業代表罪啊，那只能下地獄去消了，就這意思。

所以，我們平時作為一個修煉人，吃點苦、遭點罪不是壞事。有的時候消業，「不行了，我來病了，感冒了，這不舒服、那不舒服了。」其實是消業。新

學員不太懂，就以為說，「噢，有病了不能說有病，說消業。」不是，真是消業。你這條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許你的身體有病，真的不允許你身體有病。因為那個病已經不能再傷害你了，那個病毒會被你的正能量殺死。可是人會造業，造了那個業，它反映在你的身體上是和那個病一模一樣。它如果反映在你的鼻子上，你就鼻子塞、流鼻涕，「哎，感冒了。」你說它感冒了。（師父笑）可是它不是感冒。如果這個東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東西有問題。」（師父笑）它不是，是業力給你弄那去了。那為甚麼非往那弄呢？不是非往那弄，也可能往這弄，也可能往那弄。是因為你自己有甚麼執著，要幫你修煉的時候它就給你往那弄。

你比如說，你修煉以前哪得過重病，修煉好了，哎呀，挺高興，但是時不時的想起來，「我以前得過重病，以後可能不會再有了。」你思想想著「我可能不會再有了」，其實你已經在擔心了，表面上想的「噢，沒事了」。那舊勢力一看，「幹啥哪？」（師父笑）舊勢力不就是會這個嗎？當年的耶穌、釋迦牟尼弟

子它都這麼迫害的，它都這麼幹的，它說「我們幫著他修煉的」。那好，你不放心啊，好，等你的業力多一些了，給你把你業力都集中起來，都扔那去。「哎呀，我的病復發了！」（眾笑）

作為修煉的人哪，那個心會被這樣考驗的。在這個時候那可真是在考驗你，你到底是用修煉人去看待，還是用常人心去想。你用人心去想，那你就上醫院吧，你就看病去吧。可是哪，作為一個修煉不是那麼精進的，或者是新學員，那這又另外看了。因為他心性不到，也就是說他境界沒到那，你硬告訴他「它不是病」，他真正的心裏沒底。因為他的思想境界不到，他真認為「就是病」！那還真得上醫院去看，因為舊勢力考驗人它可不是「我跟你玩玩而已」，它來真的。「我不是想讓你成神的。抓住你的人心一定要給你拽下來的。所以你說它是病，那我就真讓你這個地方成為像病一樣，連透視、化驗我都讓這跟它一樣。」

很多人是因為這個走的，冤不冤？但是也沒辦法，他不精進哪。也有的人很精進，但是唯獨就這個問題，他就不是那麼太放的下，所以這很複雜的。其它都

行，就這個問題還不行。大家知道，修煉是講究無漏的。你有漏它能讓你上天嗎？就這麼回事。舊勢力雖然是「滅」時期形成的生命，它的標準低了，但是那個層次的要求還在呀，你沒了那個心才行啊，或者是用它的標準看沒了那個心——「你得達到我的標準」。

最近各個大法弟子的項目，有很多一直做的很好，在加倍的努力；也有很多處於敷衍的狀態，因為壓力不大了嘛。可是你們要知道你們是在救眾生啊，你們所有做的一切都起著救眾生的作用，所以不能放鬆，那麼多生命都等著你們救度哪。我很佩服一些做大法項目的學員，如做明慧的那些學員，他們不能夠和其他人一樣參與活動，大法弟子的其它活動也不能參與，即使參與了也不能說自己是幹啥的，畢竟是非常時期。有人說我是大紀元的記者、我是新唐人的編輯、我怎麼怎麼，大法弟子責任重大，總有榮譽感嘛。可是他們不能說，多大的功勞都得放在自己肚子裏。一天、兩天沒有問題，一年、兩年也沒有問題，這一晃就是二十年。（眾鼓掌）其實很多默默做大法弟子項目的，有些其他的大法弟子也是一

樣，默默的做。真的了不起，在神眼裏那真的是另眼看待。我就佩服這樣的。

（眾鼓掌）

順便說兩句神韻的事。神韻大家知道，要想能夠在救人上發揮很大的作用，那就一定得在各方面達到領先的標準，技術上都得有過人之處，別人沒做到或做不到的才行。在各方面都高於別人，那才能夠更好的發揮作用，才能大量的吸引觀眾，否則流於形式就發揮不了甚麼作用。

當年做神韻大家都知道、我也講過了，你們學員之間的配合不是那麼太容易。我看著觀眾的反應，觀眾說甚麼的都有。節目質量也沒那麼高，所以有的觀眾就說，「哎呀，不怎麼樣。」我聽了心裏很難受。大法弟子憑著自己的心在做，那沒有辦法啊，大家也努力了，配合上雖然差一些，但是也是努力做了。後來我就想，我來吧，我領他們做，我把他們帶出來，然後再說。我這一帶，撒不了手了，沒有人能替我了。

神韻哪，各個方面都很突出，很多方面其它藝術團根本就具備不了的。在技

術上、質量的要求上、在運作的方式上都超過別人。同時因為是修煉的人，往往都是事半功倍的。為甚麼這麼做呢？因為救度眾生的需要。當然了，在救眾生中還必須有實效才行。一兩千觀眾，百分之九十以上看完之後思想全變，明白了。（眾鼓掌）明白了大法弟子是甚麼樣一群人，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信仰是正的，明白了中共為甚麼要對大法弟子迫害，所有的造謠在這一場秀中全部都被這種無言的事實挫敗。（眾鼓掌）整個秀不說一句話，除了報幕的，人們卻甚麼都看明白了。所以這個巨大的作用，要通過其它方式講真相要把所有方面都說清楚，真的費很多口舌也很難做到這麼全面。

而且一步到位。有的人看完秀之後要學法輪功，有的人看完秀後說我知道你們在做甚麼，有的人活生生的看見神在台上，所以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六個團算下來，平均一千五百人一場的話就是一百萬，今年巡迴演出。（眾熱烈鼓掌）一百萬哪，一百萬觀眾，這個救人的力度有多大，大家看到了。因為神韻影響面越來越大，用常人的話講，市場越來越大、供不應求，所以怎麼辦呢，今年

又成立新的團。（師父笑、眾熱烈鼓掌）無論中共怎麼干擾也沒用。迫害大法弟子的這部破爛機器還在運轉嘛，它不幹它難受啊，但是它起不了啥大作用了，因為世人已經對神韻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認識。

神韻在運作中沒有靠媒體宣傳，都是人傳人。大家知道，我當年傳法的時候，也沒有媒體幫助我宣傳，就是人傳人。人傳人，非常快。今天神韻也是這樣，能被全社會認識全憑著神韻的實力，這樣才使人們覺的太好了。人們互相的在社會上講、在家庭環境中講，這種發酵它是真實的。我跟朋友說好，我不會騙朋友；我和我家人說好，我不會騙家人，所以這是很可信的，廣告沒有這種效應。所以想看神韻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地方因故取消了，沒演那場，退票的人在流眼淚。為甚麼呢？因為很多人都知道，人私下裏流傳的口碑非常正面，人講的有的很明白，知道神韻在幹啥，而且發現最近這兩年哪，人越來越清楚神韻在幹啥了。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有很多在歷史上傳正法的都被迫害死了。觸及了人的觀念、觸及了人的利

益，人都會用人心去對待。神韻表現上是演秀，愛看不看；還不明白看，還得花錢，還花挺多錢；你自願來看的，不看你就不買票。好像沒甚麼說道，我就是演秀，但是眾生都在等著。誰也想不到用這樣一種形式來救眾生。因為社會到了這樣一步，歷史的教訓也很多。不管怎麼樣吧，大法弟子我們是在想辦法救人，就是那麼回事。

我剛才講，中共的搗亂也越來越沒招了，甚至於冒充學員說不理智的話，劇院的經理都把信給我們看、還樂，說他們甚麼招都使了，人家都知道。用錢收買吧，現在他們兜裏的錢越來越少了，反正是也擋不住了，用錢也擋不住了。因為人們都知道，都知道好，都要看。有時候我給大家開玩笑，我說，哪個地方票賣的不好，你給中領館打個電話呀。（眾笑）你說我這演神韻啊，你們得有點作為呀。（眾笑）因為呢，只要中共一宣傳、一破壞、一搞甚麼報紙文章，哇，大家都知道神韻來了，馬上就來看。（眾鼓掌）

還剩下點時間，我給大家解答點問題。（眾鼓掌）下面大家可以提條子。

弟子：大法洪傳二十七週年，師父今年在神韻演出開場節目中說：「隨我下世，法正人間。」是不是法正人間已經進入新階段？

師父：秀呢，當然就是秀，但是你們看形勢也都明白，法正人間是快到了。（眾鼓掌）就這個神韻哪，再演下去人就知道幹啥了。你們在紐約遊行的時候，站在外邊的人問「他們是幹甚麼的」，你知道觀眾說甚麼嗎？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觀眾，他說：他們在救全世界的人。（眾鼓掌）

弟子：現在環境比以前寬鬆，有一部份學員在修煉和講真相方面沒有以前抓的緊了，很多精力放在常人工作或過日子上。我們怎樣做有助於互相督促、保持大家精進狀態？

師父：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已經很明確了，你都做了嗎？沒做的就去做，不要以為那個講真相的點是老太太的專利。還有呢，其實你要想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在你的環境中，甚至於你在網上貼幾篇像樣的文章，都起作用。大法弟子

嘛，你該做啥你就做。

弟子：今年是明慧網創立二十週年。明慧大法弟子跟師父正法二十年，倍感榮幸和殊勝。過程中我們被大法錘煉、淨化、成就，風雨中走過來了。與付出相比，每個用心做的弟子都感到受益很深。這幾年，每逢世界法輪大法日，明慧網收到的賀卡從一萬增加到兩萬多。逢年過節，我們總是忙於整理和發表別人的賀卡，難得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心願。藉此二十年之際，感謝師父慈悲救度，感謝師父賜予弟子如此神聖的使命、成就弟子。（師父笑、眾鼓掌）

二十年過去了，有些人員已經八十多歲，（師：是啊，人也老了。）當年的年輕人也步入中年。請問師父，年輕一代大法弟子甚麼時候跟上來，像我們當年一樣承擔起明慧的工作？

師父：好像年輕人心都有點好高騖遠，靜不下來。大法弟子嘛，要做啥就要踏踏實實做好，你是修煉人。那面壁九年當年都能修成神，啥也不幹，在那對著

牆就能修成神了；救人的事，雖然寂寞點，你還是有事在做吧。（眾鼓掌）

弟子：有學員修幾年大法又跑到佛教去了，這樣的人將來還有機會嗎？

師父：有機會，只要別跑到邪惡那去，就有機會。（眾鼓掌）我是說，你如果是大法弟子，那個機會可不多了。大法弟子的時間很短，因為一旦結束就沒機會了。

弟子：有個別自稱是學員的人，用常人的法律起訴和威脅我們大法弟子的學會呀、明慧呀，和大法弟子的一些項目。

師父：我告訴大家，幹這種事的，無論你甚麼藉口，你都是在幹魔鬼幹的事情！大法弟子都在受難中，大家都在反迫害救人，你在大法弟子中從內部干擾破壞，你自己不知道這罪有多大嗎？你還說自己是個修煉人，卻用常人的法律針對修煉。常人的法律那是常人對常人的，心裏過不去的執著不修好反而用法律擋住

九七

不去的人心，你就幹著魔鬼幹的事情。無論誰，你們誰想起訴大法弟子的項目、佛學會，或者其它救人與修煉的人和事，你趕快停止！！機會不多了，時間也不多了，而且要挽回你自己所造成的損失！！（眾鼓掌）

有人還說甚麼「清君側」。我是常人哪？我是你師父。我甚麼不懂？我甚麼不會做？我用你來清？你配嗎？！你怎麼能說出那樣的話？我在救你呀！你要來救我嗎？！一入魔道甚麼都敢說。

師父給你機會，趕快把造成的影響挽回回來。但是時間不長，趕快！是舊勢力死死抓住你、讓你理智、讓你幹到底的。

弟子：人類社會搞大數據。大陸安裝的攝像頭越來越多，加上人臉識別、姿態識別等等，數據分析泛濫使用。發資料、講真相的大法弟子是面臨更大的安全問題，還是不必刻意放在心上？

師父：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路。如果你走正，干擾就會少。我一直在說，

九八

你走正，就不會出現問題；帶著人心做，雖然做的是大法的事，也難免會出現問題。但是這個標準、尺寸哪，做到是很難，沒有這個基礎還是很難做到，所以會出問題。

但是反過來我又想，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產品在全世界人們心目中是最糟糕的，是不是？我聽說那攝像頭，安上去一千個，五百個都不好使，（眾笑、鼓掌）剛把那個弄好了，那邊又壞了。它那個質量，它那些東西，再加上人浮於事，反正中共邪黨幹甚麼事都是糗事。不是在全世界搞5G嗎？它那個東西，搞搞人家都知道它質量不好，還搞的下去嗎？很快大家都得扔了。（眾鼓掌）

弟子：幫助嚴重病業魔難中的同修，比如做深度交流和清理他們的空間場，隨即自己也遇到一些魔難，包括身心承受痛苦、被從另外空間構陷等等，不知道這屬於正常付出還是自己能力不足？

師父：幫助大法弟子從魔難中走出來，這是我們的責任，是應該做的，沒有

錯。但是如果這個人的自身不發生變化，完全靠外在是絕對不行的。他自己在你們的幫助下，他越來越正念，再加上你們外力的作用，就越來越起作用。它是這樣一個關係。

弟子：二十年了，海外學員中一直有批人堅持說明慧不適合常人看，所以拒絕推廣明慧。明慧網在海外學員中一直有較大阻力，遠不如在大陸受重視和認可。我們一直在考慮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師父：明慧確實有一部份內容是給修煉人看的和交流的，層次不到是看不懂，但有一些文章還是可以給常人看的，但是也總是有人給自己弄障礙。明慧雖然是修煉人的一個平台，講的是修煉人心性的提高，有的人是能看的懂的。

人在這個社會中也是分層次的。你看普普通通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樣的。有的人道德高一些，他認識的就不同。有的人的道德更高一些，他認識的更不同。有的人是有能力的，而且有的人是有大能力的。這種人也非常多，甚至是分階層

的。有能力的人在同一種能力下他們互相有聯繫，更高能力的人也是一個階層，他們互相之間都能聯繫。這個人類社會不是像想的那麼簡單。不要用固定的觀念去看人類社會。

弟子：修煉狀態時好時壞，有時執著喜好，看電腦、打遊戲機、玩手機，修煉被耽誤。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進？

師父：人說中毒，我告訴大家甚麼叫中毒。人們在醫學上認為是癮好神經被刺激了、很發達就是中毒了，其實不是。是甚麼？在你身體裏，時間長了，積累了一個和你形像一模一樣的你，卻是那個東西構成的，控制了你。因為它是很強的執著構成的你的形像，所以它就有那麼強的能控制你的心，因為它是很強的心形成的。

連那個吸毒都是。那吸毒有人說沒事，我吸吸沒啥的。是，感覺還不錯，再來一次？沒事，再來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為甚麼呢？那個物質吸進去之後

一〇一

就在你身體裏形成一個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這個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變的濃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濃，越吸越濃，它就越強壯。它連你的整個身體的結構都有、思維都有，完全是一個毒品構成的魔性的你。當然了它可能不幹別的，它就對毒一定要吸。沒有了、不吸不行。為甚麼呢？因為它已經活了。活了之後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體是新陳代謝的，它也會越來越淡、越來越淡，它就死了。它不想死，所以它要你一定去吸，把它吸的更強壯了。

一〇二

那個玩電腦、打遊戲機，起的是同樣的作用，一個道理。你戒了，你戒了讓我死啊？不幹，我非得讓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學習，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讓你做夢都玩。

人哪，我一直在想，人很容易被另外的東西控制。人的肉身，它只是五穀雜糧、父母給的這個衣鉢。吃五穀雜糧把它長起來的，多脆弱呀，誰都能控制啊。在另外空間裏形成的東西都是有靈性的，雖然是低靈，也能控制啊，因為人身體

它弱呀。

弟子：我地區真相點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大陸遊客，講真相缺少人手。但是本地同修認識上不來，有的說現在不需要講真相了，有的去了真相點也不講真相，在那學法、看手機。老學員很少來真相點講真相。

師父：是啊，正法沒有結束，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就不會結束！甚麼「結束了」？甚麼「不講真相了」？那麼多眾生等著救度呢，不講真相能行嗎？！我都在幫你們做！救常人本來是你們的事情。我救你們，你們救常人，現在連我都幫你們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嗎？最後那算總賬的時候你怎麼算哪？哭也來不及了。

弟子：我們媒體報導一些「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比如預測時局或人事漲落等。過去曾聽信中共特務提供的所謂獨家消息，令報紙可信度受到影響，造成

一〇三

常人不理解，覺的我們媒體被中共利用。

師父：是，香港那個地方是複雜一點，大家就警覺一些吧。有些人，看他表現的怎麼樣，就知道他修煉的怎麼樣；看他表現怎麼樣，就知道這是甚麼人。你只要不用人情去看。你關係很好，我覺的這人還行，你是用人心、人情去看。你用法去對照對照、去看看那個人就知道，連修煉狀態都知道，是甚麼人一下就看出來。

一〇四

弟子：請問香港每次的大型活動，海外來參與的大法弟子中都有被遣返的。最近香港入境處更邪惡。

師父：是啊，這些事我都知道，我也在觀察。但是大法弟子就是大法弟子，了不起。

弟子：有些學員自行組團到各地推廣神韻、幫助承擔演出期間的輔助工作。

這些團組裏的人員比較複雜，有些不知背景如何，大多也沒有佛學會的推薦。這些學員對神韻舉辦地的修煉環境造成衝擊。

師父：好像沒那麼嚴重，主動的幫大法項目做事我覺的還是應該鼓勵的。至於說有些人員不適合，那要和組織的人去說。說一說，實在不行可以跟神韻的團長去講。這些事不是甚麼大事。

弟子：大紀元時報目前改為收費報紙。

師父：可喜可賀。（眾鼓掌）香港大紀元已經完全成為在報攤上賣的報紙了，也就是走入良性循環了，這是很好的事。

弟子：……但據說情況很差，弟子覺的辦大紀元時報的目的地是講真相救人。

師父：沒那麼差，就賣出去一百份我覺的也是成績。大紀元走入了主流社會媒體這不是好事嗎？往大的方向看。至於說講真相的，不用大紀元可以用其它的

一〇五

一〇六

媒體呀。那不有《看中國》嗎？用那些去發呀。沒上架的還可以大量做、辦的更好啊；把那些有力的文章轉到其它真相媒體上去做呀。不多說了，我是肯定這件事情的。

弟子：師父已經講了一個多小時了。

師父：沒關係。（眾鼓掌）我只是不想影響你們吃飯。就這點，不遞了啊。

弟子：中共邪黨對西方教育和媒體系統的滲透，導致很多西方民眾，包括學員，腦中灌輸了大量變異觀念。增加了救度眾生的難度。

師父：難度是有啦，沒有那麼嚴重。告訴他們哪些是黨文化。有些人不覺的沒事幹嗎？去做做。

弟子：我發現有常人商家自印「法輪大法」字樣的黃丁恤賣給難民參加大法

活動。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些商家？

師父：在一些個移民國家呢，這些東西是可以騙移民官。是有這種事，也很難辦。跟那個商家講真相：你雖然賺錢，你也賺不多，但是你幹了一件最可怕的事情，跟他講這利害關係。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講，這個世界上人都穿了「法輪大法好」，中共可害怕。（眾鼓掌）

弟子：現在很多學員和佛學會之間分歧很大，甚至很尖銳。我認為，一方面學員指出的佛學會的問題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在正法時期佛學會的作用不可替代。作為普通學員，我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師父：大陸剛出來的好搞這樣的事。國外有國外的做法，當地的佛學會已經領著大法弟子走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他們知道國外社會的運作、怎麼運作，不是你說的！千萬不要再去領一幫人去反佛學會，不要幹那樣的事！你幹的事都是魔鬼高興的，所有這樣的事。佛學會呢，他只是領著大家、組織大家參與一些個集

體性的活動，安排大家一起學法等。你不要把他當作是師父，你不要把他當作是修成的神、不應該有缺點了，他只是起到叫大家配合的作用。本來這些事情都應該自己主動做的，老是向外看。

當然對佛學會來講呢，你搞的他灰頭土臉的，他也是人在修。人心被觸動時，那他就想要維護自己的面子好領著大家做事，所以他也會起人心。你越那麼整，他越起心，不就是搞亂大法弟子自己的環境嗎？

你知道他不是神，不是修成了的人，他和你一樣啊，只是師父交給他的任務、叫他去做而已。總是那麼向外求，向外找，不要把大陸那些習性帶出來啊！

弟子：明慧編輯部發表《所有大法弟子須知》很長時間了，海外仍有學員以各種藉口繼續使用被中共掌控的軟件。我們認為，編輯部每一次的提醒和要求，都是學員走出人的考驗，做不到的學員就是不想離開人的境界。

師父：現在所有你們身上帶的手機、電腦等電子設備，連接互聯網的東西，

都是竊聽器。現在對大法弟子越來越感興趣的還不只是中共邪黨了，我告訴你們，很多國家都在監聽你們。你覺的我是個普通學員，沒事，你打電話，連你們說的家常話、你甚麼時候買菜吃飯他們都做記錄的，分析你的整個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業情報怎麼分析？也是這麼分析的。對你已經了解的非常清楚，你只需要有一部手機帶在身上。

弟子：在中國大陸，敢維護大法弟子正當權益的律師不斷遭到打壓，很多被綁架迫害的同修請律師很難。這是否我們太依賴律師造成的？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師父：你想怎麼做你就怎麼做。我這說出了怎麼做，中共比你先做準備。智慧的去做吧。

弟子：最近有學員修煉中出現了很大的魔難，不得不離開所在項目。其他同

修每人已經身兼多職、在項目中非常忙，所以有時候雖然很想幫他渡過難關，卻感到力不從心。我們如何才能平衡好其中的關係、更好的幫助同修？

師父：修煉中出現的任何事那都是你們修的。你要問，我一說出怎麼辦，關就撤了。雖然很難，我也看到了，那不是你們應該面對的問題嗎？那矛盾不都是負面的，那矛盾也有正面的。出現問題怎麼對待，那不是在修你嗎？

有的時候啊，我們地區負責人或項目負責人老想見我，我就老也不願見他。有的地區負責人要見我，本來是負責人嘛，師父應該見見。有的時候我就在想，不見吧，他是負責人，說不過去；見吧，我真的不想見！為甚麼不想見，你們知道嗎？因為我一見，你們提出的問題只要我一說，那關就全部撤掉。我見到你們閉口不說話，這又不太像話，是不是？你們畢竟是修煉人，你們不能老想把我——師父當成是上級來請示請示。可是師父只管修煉哪，師父不是老闆哪。你們做的那些事情，你們一定要想辦法自己走出來。自己做好，那就是你修煉的路、你的威德。

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煉。你開的公司也好，你大法的項目也好，你做甚麼也好，這個本身不是修煉；但是你做事的態度，如何對待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用法弟子修煉人的標準對待它、把它處理好，這是修煉！可是你，你覺的挺難我得問問師父怎麼做，這個事做了對不對我得問問師父，就說你們老把那修煉的路給我。你們都不知道我見你們的時候，你們看著我很高興，我也得跟你們裝的高興，可是我心裏特難受。（師父笑）

因為呢，大家知道，人在無明中修煉，也不知道自己修煉的對不對，就得這樣做下去，最後圓滿了。因為對和不對，他自己判斷著自己做，那算他修煉。你們要問我了，那就不算了。你這不明白做了嗎？有人說我不問，我就見見師父就高興。你只要一見著我，你心裏頭一踏實，那事也不算了。

因為你是大法弟子，對你要求高啊。人在那面壁，對著牆，你說他問誰？他面壁的時候他思想可沒閒著，甚麼魔難都會反映出來。他怎麼去對待？他沒人問的。對你們本來比他要求的更高——他是自身圓滿，你們肩負著救度眾生的巨大

一一一

責任。你們是大法弟子，層次要修的比他不知高多少，要求更高。舊勢力當年逼著我上北極你們知道嗎？讓我不見你們，讓你們找不到我。

一二二

弟子：我是媒體中的協調人。最近很多年輕人加入媒體，也有老弟子。他們努力工作，但技能提高有限。我們是否應該……

師父：工作上的事也問我，（師父笑）真把我當老闆。

弟子：弟子怎麼做才能最大限度減輕您的負擔？

師父：（師父笑）這不用管，你們誰都沒有辦法。沒辦法，師父的事甚至於不能跟你們說。我說「高處不勝寒」，不是你們理解的那個當個高官，沒人傾訴了，他頂多是孤獨一點而已。我得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眾生的魔難哪。（眾弟子鼓掌感恩）

弟子：在時局評論中如何把握現政權和美中貿易戰一些現象？

師父：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是不是？揭露它，把它的邪惡的糟糠事往出說。邪黨的流氓政權的一切做法都是不正當的，人類社會的一切矛盾都是因它而起。正常人絕不能和它站在同一立場上。

弟子：學員一有問題，比如身體上或者是有其它魔難，別的同修總是說「一定是他出甚麼問題了」，使勁幫他向內找。

師父：這麼說吧，如果大法弟子碰到甚麼魔難或者消業，他一定是有前因的，找找自己。是，找到了之後馬上做好，那個情況會馬上轉向好的方向、向正的方向轉化。有的人一說到他的不足之處就不願聽。尤其在魔難中的學員，他已經很難受了，你說「你一定有問題」，他就更難受了，他不願聽。不願聽，咱們就注意點方式方法。

一一三

一一四

弟子：牽頭對器官活摘進行研究和面向主流社會講真相的團隊有好幾個。請問是否應該整合協調？

師父：還是應該你們自己商量解決的好，你們覺的怎麼有力怎麼做。合在一起大家協調好有力就做；如果分散，到處都在起作用，那也是另外一種局面。反正你們看吧，怎麼做都行。

弟子：最近國際形勢變化挺大，台灣看起來有些眼花繚亂。請師父對台灣弟子說幾句。

師父：說幾句就說幾句。（眾笑、鼓掌）至於說台灣不能被中共邪黨給統一了，你們最關心這事吧？我告訴大家，這福份沒給它。（眾鼓掌）至於說沒有了中共邪黨以後怎麼樣，神早有安排了。不是中共邪黨了，那誰也不會強制誰。大家願意合就合，不願意合就不合。

對於我來說，我不管這些事。我想的是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哪個民族的人，

哪個地區的人，我都度，我都救。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也是一樣，不要看不上這個、看不上那個。不管是哪個民族的，這個人的表面這張皮不一樣，可是裏邊多數都是神，現在的人和過去的人是不一樣的。

弟子：網絡的時代，假新聞充斥，真假難辨。二零二零年的台灣與美國總統大選，假新聞是否也會影響人們的判斷？

師父：亂世就是亂象，人們想要得到甚麼好的都很難。這就是亂世的表現。美國在大選的時候，很多人沒有想到川普能夠當選，他就當選了。有的人覺的甚麼事情就應該是這樣，結果它沒這樣。我一直在講一個問題，我說人類是神在控制，神說了算。這個講多了、講具體了影響救度眾生，就不說那麼具體了。（眾鼓掌）

弟子：與國內親人十幾年沒有見面，請問下一步有機會回國嗎？

一一五

師父：對於大法弟子來講，為了救人給你們留下了一部份人心，能在常人中生活，有這些思想也不能算執著，誰都想見見自己的親人。你是想叫我肯定你不能見到，這個事說出來好像不行吧？（師父笑）還得修煉呢。剛才我一上來就講這個形勢。看形勢發展很快，而且邪黨完結時會急轉直下，非常的快。（眾鼓掌）這個潮水呀，（師父做起潮手勢）在起潮了、湧起來的時候，「嘩」，時期長一些，起來了；落下去，（師父做落潮手勢）「唰」，落的卻很快。（師父笑、眾鼓掌）不管那些個幹壞事的人怎麼想逃跑都來不及。

一一六

弟子：來自世界各地參加法會的萬名大法弟子向慈悲偉大的師父問好！

師父：謝謝大家！（眾熱烈鼓掌）

弟子：現在很多負責人都會說一句話：「這人有問題。」此話一出，這個學員的修煉環境可能馬上會變化。負責人可以因此剝奪這個學員參與項目的權利及

機會。

師父：我們的負責人輕易不要去說這樣的話。你即使發現有問題，也要默默的觀察，不到關鍵的時候不要去說。而有些人表現很怪，做事我行我素。其實呢，如果我們在修煉上、生活上，多看看自己的行為、看看自己修煉狀態，和別人對比一下，是不是太奇怪了？是不是太極端了？是不是太我行我素了？！你在國際社會上，在現在的這個特殊時期，你真的容易叫別人理解成你有點不對勁。所以這個事兩方面都得注意。

我一再強調，我說大陸出來的學員哪，千萬注意這些問題。那個奇奇怪怪的，那些個行為、做法、極端的做法啊，真的不適用。中國社會裏連電視劇都是人整人，你在國外看不到這個。文藝作品表現的都是勾心鬥角，人整人、鬼整鬼。文藝作品、小說、電視劇、電影都是這個，好像沒別的事幹，就是人整人，把那人整的很解恨好像拍的就好。人心都變的那樣了，看問題都是扭曲的，要改過來還真得特別注意。

我是經過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時人的狀態過來的。這一步一步我是看到了中國人的變化，看的很清楚。我從來跟平常人都不一樣，我是不入流了，不隨邪黨的社會運動而動。我一直保持著清醒，我看的清邪黨那一套東西。世人都混在潮流裏頭去了，所以就看不清自己。冷靜下來瞅瞅自己，別太極端了、別太叫人家覺的你怪怪的，很多問題就不會搞的學員裏那麼複雜。

尤其在國外的那些個老學員，長期生活在國外，他們對你們剛從大陸出來的沒辦法合作。雖然早年他們也是從大陸出來的，可是他們那個年代出來的人沒那樣。現在的人都變的這樣了，他們也不理解怎麼回事。

師父不多講了。「大法弟子」是一個特殊的稱號，是開天闢地從來都沒有過的。宇宙正法也是從來都沒有過的。宇宙不行了就毀掉，從新再造一個，大家都知道，神的能力是一念即成的。可是新成的，唯一的就是那些原始的生命、在漫長的歲月中走過來的那些精華就都沒了。甚麼都沒了，從新再造，等一切再走向

那樣一個過程還不一定是那樣的，失去了總覺的可惜。而且這些眾生畢竟都是神造的，神對他們有那種想留下的慈悲，做了這件事情。

那麼也就是說，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開天闢地沒有宇宙正法的洪大天象；開天闢地也沒有過大法弟子。師父開創了這個輝煌，給你們領入了這個歷史時刻。你們修好自己，盡情的在救度眾生中展現你們自己、做的更好吧！

謝謝大家！（眾長時間熱烈鼓掌）

李洪志

飛天大學中國古典舞教學講法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飛天大學中國古典舞教學講法

李洪志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甚麼是中國古典舞？從根本來講，中國古典舞「身法」，從古代就多來源於武術的「一武（舞）兩用」的神傳之技，而「身韻」多來源於戲曲中的「身段」。早期「中國古典舞」叫「戲曲舞蹈」。

為甚麼有人說中國古典舞是北京舞蹈學院創編的新舞種呢？其實北京舞蹈學院的舞蹈，身法也是來自武術與戲曲，為了適應學院式的教學，參照了芭蕾舞的一部份初級的基礎訓練方式，為了看上去更像現代概念的舞蹈。而毯子功更是來源於中華文化幾千年傳統的各種雜藝。說白了，北京舞蹈學院沒有創編中國的古典舞。北京舞蹈學院創編了「中國古典舞」的名字，把原有的「中國戲曲舞蹈」改成了「中國古典舞」的名稱。

一二三

北京舞蹈學院自己也承認，身韻是採用了戲曲中的身段，而舞蹈的身法中的元素，多採用了戲曲舞蹈與武術的身法。其實戲曲也承認身法來自武術，早在遠古時期，戲曲就採用了中國傳統武術的身法。那麼也就是說呢，中國古典舞是早就存在的東西，不是北京舞蹈學院發明的。

一二四

那北京舞蹈學院為甚麼說古典舞是它創造的一個新舞種呢？當然它除了把「戲曲舞蹈」改成「中國古典舞」之外，還制定了中國古典舞的一套教學方法。「中國古典舞」這個名字是它改的。因為北京舞蹈學院早期把中國古典舞也叫作「戲曲舞蹈」，結合了芭蕾舞的那個教學方式。當然不止這些，北京舞蹈學院還採用了學院教學中國古典舞的方式。過去在中國學習藝術都是用傳統的方式教學，由戲班子中的老師傳帶徒弟的方式教學的，有的也是同時帶很多學生，甚至整個一個戲班子幾十人。但是呢，中國的古典舞蹈進入藝術學院教授「中國古典舞」的方式，也許當時是北京舞蹈學院第一個開始的。他們後來的年輕學生不是太了解這些，加上中共邪黨對中國歷史有目地的破壞，學生不了解中國歷史了，

就說成了「中國古典舞」是它們發明的一個新舞種了，這本身是不尊重歷史與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

其實北京舞蹈學院建立的同時，中國各個省與各種藝術團體同時也都在使用中國這種舞蹈教學與演出了。我們飛天藝術學院的郭校長，四、五十年代時，所在的中南藝術劇院就用這種舞蹈演出了。那時北京舞蹈學院還沒成立呢！北京舞蹈學院成立前後，也就是說，中國很多藝術團體就在用這種中國古典式的戲曲舞蹈演出了。

大家知道，北京舞蹈學院古典舞教學中，舞蹈的技術名稱、要求，所採用的身法、身韻的名稱也全部是照搬戲曲的，而且是一模一樣的拿過來的。甚麼「衝、靠」，「含、腆」，「擰、傾、圓、曲」，三圓軌跡，平圓、立圓、八字圓，手、眼、身、法、步，甚麼亮相啊，精、氣、神等等等許許多多東西。所有的舞蹈要領，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後先前、欲前先後等等都是從戲曲中搬過來的，一模一樣。也就是說，這些東西不是它創編的，是原來中國古典的舞蹈

中就有的。自從北京舞蹈學院，把中國的「戲曲舞蹈」名稱改成了「中國古典舞」的名稱以後，中國各個省從地方至軍隊，從業餘到專業（職業）的藝術團體，以及各大專院校中的這種舞蹈都叫成了「中國古典舞」的名稱，除了戲曲學校與戲院之外。

那麼講起來就說到神韻與飛天大學了，那神韻與飛天大學不是用了中國古典舞嗎？其實神韻與飛天大學，當初是採用了北京舞蹈學院古典舞教學中的那個韻律。北京舞蹈學院舞蹈的身法教學中，規範了一個固定的韻律，而這些元素本身是早就有的。神韻只是採用了它教學中的韻律。懂我說的這個意思吧？（大家點頭）神韻與飛天大學只採用了北京舞蹈學院的韻律。

因為中國古典舞，目前在中國一個省一個樣。就是北京的幾個大學，也不用北京舞蹈學院的韻律，甚至公開的持否定態度。全國沒有一個藝術團採用北京舞蹈學院的舞蹈訓練或演出，因為都各自認為，自己的是最好的中國古典舞。奇怪的是就連北京舞蹈學院的青年舞團，也把自己的中國古典舞搞的面目皆非，摻進

了所謂的中國式的現代舞。這真是一個對北京舞蹈學院的最大諷刺。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怎麼叫別人尊重你？甚至把假的所謂漢唐甚麼東西當作古典舞教學，其實都是狐狸的動作，很妖氣。真為這個中國舞蹈最高學府惋惜。

飛天大學在成立初期，在教學中要學它的韻律，就必須拿一些舞蹈組合來學。其實也可以用中國民族學院的舞蹈韻律，也可以用地方上的，任何一個省的舞蹈韻律，也可以直接採用戲曲中的舞蹈韻律。因飛天藝術學院當時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的教師是多數，也就自然的採用了老師們的韻律。不過這種韻律本身是對的，是符合神韻要求的，所以教學中就採用了北京舞蹈學院的韻律。

說起這個韻律，從修煉角度看，中國文化是神傳的，也是神照看的。所以當年北京舞蹈學院搞這個古典舞教學的時候，高層生命早就知道，將來神韻要用的。那麼這個舞蹈的背後，一定是有神幫助的。神韻要用這種舞蹈救人，可不是小事。人類文化一茬一茬的是重複的。它和史前最早期神為人類奠定的文化是不符合的？所以神韻用之前，就必須得把用的東西搞出來，為神韻救度眾生而

用。從這一點上看，早期北京舞蹈學院搞中國古典舞教學的奠基人，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神韻與飛天大學發展到今天，大家看看，飛天大學與神韻藝術團，和北京舞蹈學院的身法要求上，已經基本上不一樣了。神韻與飛天大學在古典舞教學的追求上，與北京舞蹈學院完全不是一種理念。前者要走傳統的路，找回這種舞蹈的最高境界、神傳文化的精髓。而後者是隨著社會的下滑中，趕時髦趕潮流中變異著傳統古典的東西。目前還把中國式的現代舞、當代舞、假漢唐，所謂漢唐舞其實真的是被狐狸利用搞出來的動作，加進了古典舞系教學與表演。這話他們一定不愛聽，因為觸動了他們的利益、情感。可是學了就會被狐狸附體，不能說看到害人的東西而不管。這種東西大搖大擺的進了人類的大學，雖然可悲，也是時世造化。

北京舞蹈學院也好、飛天大學與神韻也好，目前看，中國古典舞的基本元素在舞蹈中完全一樣。只是身法要求不同，走向不同，韻律也在身法的放長中改變

著。當初飛天大學與神韻只採用了它的韻律，但是神韻今天的這個韻律，和北京舞蹈學院的已不相同了，實際上，已經漸漸的拉開距離很遠了。

大家知道，神韻已經走到舞蹈的身法的最高要求中了。這種身法技術不止是中國古典舞自身在求索。各種舞蹈與肢體藝術都在探索。是從古到今人們一直都在尋找，有人講，沒人會的舞蹈技術。這已經走到所有舞蹈的最高峰上去了，叫「身帶手」、「胯帶腿」。已經放長到了目前為止，任何一個舞種都做不到的技術訓練，連芭蕾舞、藝術體操，也都在思考，在尋找著這些東西。只聽說，誰也不會教，誰也摸不到它，目前是這樣，誰也不知道這個東西怎麼運用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身帶手」、「胯帶腿」。這也是師父傳出來的。現在神韻與飛天大學、飛天藝術學院師生都在學，都在做，做的最好的就是零七班和一七班。教學中對學生的訓練，已經使神韻的中國古典舞，不是北京舞蹈學院的範了。舞蹈範基本上是神韻自己的，自己的韻律了。那實際上，這和北京舞蹈學院的，已經不是一回事了。你看它同樣的組合，前幾天看到北京舞蹈學院的組合錄像，你們把

那個組合用神韻的身法做出來，那完全是兩回事了。也就是說呢，神韻當初只採用了它的韻律，漸漸的走了自己的路。目前韻律由於肢體動作的放長，而獨樹一幟了。大家一定要清楚這個問題。

實際中國古典舞的本身啊，它真的是「古典」的幾千年的文化結晶。連北京舞蹈學院自己也把這叫古典舞，它都沒辦法脫離那個「古典」兩個字。它為甚麼叫古典舞啊？現代的新舞種怎麼叫古典舞啊？這不矛盾嗎？因為它開創了現代這樣一個教學方式。而古典的東西是原有的，元素是原有的。是這個概念吧？（大家點頭）

我過去跟大家講，我說呢，神傳文化嘛，中國就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是神全盤在照料中展現出的文化。全世界所有的人，不管是甚麼人種，都在中國當了一朝人，都在中國轉生了兩百年，又到其它地方轉生，這五千年就是這麼過來的。所以這個文化呢，說白了，是全世界人都經歷過的。所以全世界無論甚麼民族的人，一看到神韻所表現的傳統節目，特別是他們一看到中國古典舞演出中的文化

展現，就覺的似曾相識。表現出來的人類從古就有的普世的價值觀，傳統文化的思想、生活方式，他們全都理解。就是因為人們記憶中，有過這種文化。因此神韻在救度眾生的時候，他們能夠理解，能夠被救度。所以你用任何一個民族的東西，都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理解上都會有困難。

從另一方面上講啊，中國古典舞早期的時候呢，史前神在傳給人類文化的時候，就知道在中途流傳中人會把這個古典舞給傳走樣。大家知道人講發展，要標新立異，發展中要跟別人不一樣，或者想要做的更好。其實呢，這些思想都是在改變著傳統。你再改變，都沒有原始的、神傳的那個好。你覺的一時的，覺的挺新奇、挺好、挺有意思，可是內涵沒有東西，不能被神維護延續。那也就是說呢，神傳古典舞的當初，就考慮到這些問題了，就沒有直接完整的傳古典舞。在宮廷中傳一部份，在這個民間傳一部份，在這個戲曲中傳了一部份，而這個真正的身法呢，保留在武術中。

大家知道這個武術在歷史中可是很嚴肅的。過去學武術是打打殺殺的，在戰

場上要用的。你要亂用就會被殺死，所以不敢亂用，就能夠有效的保存著那個身法的不變。是啊，幾千年來武術的套路，那個身法就一直在武術中流傳著。到了近代呢，這個中共邪靈就是為迫害中國人，破壞中國傳統而來的。武術是傳統文化，它看到了也要破壞。所以就叫人搞出個新武術來，而把中國的傳統武術全部丟了。也許深山裏面那些個修煉人，他們還有，當然根本的東西都在他們那。但是就是社會上傳的東西，已經被中共邪黨給破壞了，完全用新武術替代了。那麼就是說，過去幾千年中，傳統武術它有效的保存了這個身法。

在中華大文化圈裏面，藝術是相符相容的，它是能夠互相借鑑的。比如很多的藝術形式都借鑑了毯子功，很多的藝術形式都借鑑了武術的身法。是吧？戲曲中流傳的身韻的部份，它也是極其關鍵的。因為你要表現內涵的東西，就會顯出其價值來。像芭蕾那樣直白的，是不要求表現內涵的。然而中國古典舞就必須得有身韻的那一部份，能表現你內心的情感，能表現你要展現的東西。就像神韻舞劇刻畫人物，它能夠起這樣的作用。有了這個東西，它能夠刻畫人物；有了這個

東西，它能刻畫劇情；有了這個東西，神韻才能夠有小舞劇用來救人。從這個角度，就會看出神傳文化的這種價值與意義。

神傳文化有個特點，要考慮人類的陰陽平衡，一樣東西要正、負兩用。那麼武術不能單一的為武術而武術，那就要「一武（舞）兩用」，音同字不同，甚至一武多用。神做事情不會單一的，就為了一件事情去做。每當世上有一樣東西出現的時候呢，它連帶著各個空間的關係。要考慮這在各個空間起甚麼作用，在高低層空間起甚麼作用，在縱向空間，橫向空間都起甚麼作用。出現的東西，都必須在各空間是正面的、能協調好關係的，你才能立於世上。否則，你那個東西立不起來，不會被承認，也不會被流傳的，得神承認的。所以神傳的東西，不是只傳這一樣東西不管其餘，他是要理順一個巨大的生命圈裏面的關係。所以這個東西簡單嗎？它不是簡單的。

有的時候藝術界爭論起來也蠻有意思的。這個戲曲界說呢，北京舞蹈學院你創立了甚麼古典舞啦，那東西是我們戲曲的。真的都是它的，特別是身韻，全是

它的。那搞武術又說了，你戲曲中的舞蹈，那都是我們武術中的。是啊，所有的幾乎都是，就是身韻的東西也是從武術的身法中發展出來的，都是這樣。那麼追根的結果，真的就說到武術中去了。為甚麼我一開始就講「一武（舞）兩用」呢？追根揭底，追到最後，是「一武（舞）兩用」。文用，那就是舞蹈；武用，那就是打仗用的。一文一武，一正一負。文化嘛，人的文化就是這樣的，你一樣東西傳出來，在人世間必定是兩面的。你光傳善不行，它還必須得有惡的那一面的東西；你傳惡的，那也不行，你必須得有善的東西，因為人世間的東西是善惡平衡的、陰陽平衡的。這個東西就是這麼來的，這就是人的文化。

那中共邪黨為甚麼從天到地誰都反對它？因為神不承認它，不是善的，也不是神允許的惡。它是變異的，不入流的真正邪惡的東西；宇宙中没有它的位置，只是在末後時期人業力大的時候出現的。表現上再壞、再強勢也沒用。神用它給業力大的人消業，用完就銷毀它了。但是神在人中傳的高層法理用來度人的那是不一样的，不受人一層理的限制。

歸根結底，師父說的很簡練，但是我說的很準確，就是這麼來的。大家聽懂
了？（大家點頭）

（全校教職員工及舞蹈學生齊聲：謝謝師父！）

李洪志

大紀元新唐人媒體法會講法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大紀元新唐人媒體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大家坐下。條件看起來是有限，搞的大家很多都在各自屋裏聽。大家好啊！（弟子答：師父好！）開門見山吧，都是大法弟子啦。先說說當前的形勢，你們都是做媒體的。從現在的情況看這個社會現象，有些事情很難理解，有些事情也不好把握，我就講講它為甚麼。

這個宇宙就是存在成、住、壞、滅的過程。但是成、住、壞、滅，整個時間可是相當漫長了。它就是天體從始至終的過程。「成」它是一個過程，「住」是一個過程，這兩個過程每一個都是無數的億年。「壞」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過程也經過了多少億年。而「滅」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過程表現滅前的狀態越來越不好了，但也是很巨大的漫長數字。可是現在是滅的末後，也就是在滅的最

一三九

後期了。大家知道，到了「滅」的最後人是甚麼樣子呀、社會是甚麼樣子。你們都是修煉人，你們知道，人的道德品質低下到超出了人的境界，社會風氣滑到了非滅不行的地步了，所以我們要救人。師父在傳法的同時新宇宙也在建立了，在救人的過程中新宇宙也在不斷的充實著生命。

天體在「成」時就像出生的新生命那麼純淨，「住」就是像一個成年人的過程。「壞」呢，就像人老了走下坡路了，一身病業。「滅」就是走向衰亡了。生命與物體在不同時期表現是不同的。表現上到了末後的時候就開始滅亡了。它為甚麼會有末後了呢？就是宇宙中所有的生命，包括高層生命，都不符合所在層次的標準了；一切物體都算在內，無所不包甚麼都在衰亡之中，當然也包括三界內的生命與人了。用人的話講，道德低的就是應該毀掉了。那麼也就是說呢，現在的社會是成、住、壞、滅到了這一步的狀態，它必須是這樣的，它必須是衰敗的那個狀態。

無論各個國家政府也好，以至現在社會上各行各業與人，必定是末後的行為

一四〇

表現。在社會上表現比較突出的，比如各種藝術啊、文化呀、人的生活狀態呀、人的觀念行為喜好呀，沒有了傳統觀念，失去了人的準則，低下的人格與社會狀態，都必須是這樣的。現在出現很多不好的東西都能登大雅之堂，連政府都認同男女同廁所啊，你認為你是男的你就是男的、你認為女的就是女的，不管你是男身女身。是不是啊？

這些東西聽起來都很奇怪。奇怪是因為你們修煉人才覺的奇怪。你們有真、善、忍的標準衡量著，所以你們覺的奇怪。當然了還有一些個比較保守的人，他們一直在宗教中有信仰，這樣的人他也覺的奇怪，那就是還有傳統的信神的人。可是呢，很多人他不覺的奇怪，他覺的應該是這樣。為甚麼呢？因為這就是成、住、壞、滅的末後應該有的滅的表現，否則的話那都那麼好還用滅嗎？要都那麼好還用我們大法弟子救人嗎？所以說，它就是這樣一個社會狀態。但是呢，如果誰不符合這個時期的狀態，他是不是就不符合這個時候的天理了呢？因為天理也下滑到低的不行了嘛，好壞的標準也低下了，甚至到敗壞了，是不是這個道理？

大家知道美國前總統連任不了，硬是用不當手段給拿下來了，我只說這個現象，它不就是現在這個社會狀態的表現嗎？前總統大家都知道他是要講傳統、恢復傳統，他要做的有些事都是使人與社會的道德品質向更好的方向轉變，要使社會恢復到比較好的那種社會狀態，那他是不是在反現在的這個天理？因為天理不行了。他是不是反這個社會的潮流？他等於是逆流而上，而且他要截窒這個逆流。如果是一個國家呢，也許他能夠做的到；那全人類社會呢，那就太難了。那麼，如果整個宇宙是這樣的，截的住嗎？截不住。所以哪，那些把他拿下來的那些舊宇宙中不好了的神，心裏都膽膽怯怯的像偷了東西一樣。他們知道他做的是好事。不知道嗎？都知道。雖然那些神敗壞了，但最起碼這些東西他還懂得。

也就是說呢，如果在這末後要滅的時候，一個人在自己往回走那是修煉；如果能夠有這樣一個強者把滅亡的趨勢截住那當然好啊，可是阻力太大了，因為那是整個宇宙天體不行了，這麼大的趨勢在走向末後解體，這是人力不可為的。當然作為前總統來講，大家都知道是好人，他畢竟有好的未來，這不用我們操心。

我就舉例子說這些事情，目前就是這麼樣的一個社會。所以哪，我們都覺的怪，看見這些亂象很怪，其實很多人是見怪不怪的，它就是順應著這個世界的潮流在生活。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也有些人不一定道德很敗壞，但是他是符合這個時期的社會狀態的。

我剛才講的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我們看到的許多事情，在這個社會上表現出來的亂象，是因為這個社會在隨著這個宇宙敗壞了的趨勢造成的。修煉人嘛，你們尤其做媒體的，得明白現在怎麼了、咋回事。所以你們有的時候表現出好的東西也會有人要攻擊，甚至於手段也都很不好。那麼我們怎麼做？我下面就說這個問題。

作為修煉人，作為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怎麼做？我們沒有義務去扭轉這個社會的潮流，因為這個宇宙就是敗壞了，隨它去了。新的宇宙在建立，只是從這個裏邊挑選好人進入新宇宙。那麼大法弟子助師——助啥？救人。這就是你們要幹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表現上會怎麼樣呢？敗壞的下滑潮流、不道德的個人與社會行為就是這樣的了，那麼大家表現正的東西，會不會影響到惡的呢？會不會衝擊到誰呢？他們肯定是不高興的，所以哪，就會有人罵你們。你可以罵我，但是我不罵你，因為我們知道這是社會敗壞的潮流所致。你說你那些不好的，你做那些不好的，社會就是這樣的，但是我要說我們認為好的，我們要講我們對現時社會表現出來的狀態的認識。儘量不涉及個人，不攻擊個人，不樹立敵人，我們就講那好的東西；講被迫害的真相，講邪黨對整個世界的侵害與背後的真相。講真相中看人誤在哪裏了，打開他的那個誤區，剝去他那被假象掩蓋的理性，還原事實。這是你們要做的。

誰攻擊你們也不要以惡相待，不樹立敵人。你可以罵我，但是哪，我不罵你，對誰都是善良的。壞人不管怎麼講不好的，大家必須清楚的知道這社會就這樣了。但是哪，我講我認為好的，洪揚善的、美好的、傳統的。我講我們的理念。尤其在美國立國之本中就有言論自由，那對美國人來講，對法律來講，那都

是受到保護的，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一直在講啊，我們在夾縫中救人，我們的路很窄，不能走偏一點，才能完成好我們要做的。師父也是，當初做這件事情開始也是想把全世界的人都救了。可是哪，畢竟這個世界就敗壞到這種成度了，救不了那麼多了，因為人變異了，好壞、善惡不分了，人他自己不要了，大家也盡到了責任、做了該做的，就足矣了。而新的宇宙那是充滿生機的，一切都比舊宇宙最初期都美好的太多了。下一步要法正人間，到下一步才去管人的事，才會管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師父會去做這些事情。

剛才說的我想大家應該明白了怎麼做，現在社會就這麼個形勢。說起大法弟子辦的媒體啊，不管是大紀元、新唐人，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你們一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甚麼樣，很多人還記憶猶新吧？要資金沒資金，要技術沒技術，要人員沒人員。愣是把它做起來了。頂著各種壓力，頂著中共邪黨的迫害與各種干擾，走過來了。不但走過來了，你們今天還發展成了重量級的大媒體。這也就是

大法弟子，誰能做的到啊？誰也做不到。從那樣一個條件下，沒垮了就算不錯了。這些年來所有海外的、在世界各國的中文媒體都是被中共收買的，都是中共背後給錢的。而且很多像美國呀、法國呀、英國呀，還有德國呀，許許多多國家的本國的報紙與其它媒體，都在被中共大量的滲透，都在傳達中共的信息，鋪天蓋地的都在替中共說話造假。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你們能夠走出來，那不是很難嗎？很了不起嗎！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因為這是你們的，這也是你們每個人修煉之路的見證。

每個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用你們的話講，助師救人，助師正法。你們是修煉人，那這就是你們的修煉路，辦好這個媒體你們就在起這個作用。特別是在世風日下的今天，就更加應該負起你們的責任。不是說我是報紙的負責人我才能助師，不是的，你就做好你本職的、你該做的，那就是了不起。修煉是見人心的，不是看你把甚麼事情做的怎麼樣——你自己不提高，那甚麼用都沒有。修煉是看個人的。

其實何止是大法弟子修煉哪。我跟大家再透露一個天機：其實整個社會都是修煉。這個我以前沒對你們講過。為甚麼神韻一場演出就會有很多生命從人身體裏出來圓滿？其實人在社會中就是在修煉，當時創世之初就是這麼安排的。人在這裏會吃苦，遭受不同的各種各樣的魔難，從中你怎麼去認識、怎麼看待碰到的這一切，向正面走還是向負面走。向負面走你就在墮落，向正面走、正面認識，同時求得神的幫助，或者是心裏堅定自己的正信，那就是修煉。不是嗎？那作為大法弟子更應該做好你們的事情，所以大家要珍惜這一切。

大法弟子在這個社會中能有這麼大的一個發聲的地方，能表現正的地方，能夠談出我們觀點的地方，那真的是很可喜、可賀的。路還遠，將來你們做的可能還會更大，一定的。想當年，你們有些人可能知道，我說新唐人也好、大紀元也好將來是世界最大的媒體。當時沒人相信的，都以為師父在鼓勵他們（師父笑）。現在這個趨勢你們看見啦。當然挫折會有，慢慢看。因為你敢講真話，因為你有大量的喜愛你的讀者群、觀眾群，這個社會的影響力，這個社會價值是不

可估量的。誰也小看不了。事實在那擺著，不重視都不行。

剛才哪，說來說去師父給你們講這些，是因為你們都是修煉人，那就說到修煉吧！大家的法會都是談你們修煉的心得，也就是在你做媒體的這條路上，自己怎麼修煉的、怎麼提高的，是這樣。那作為在座的每個人哪，每個在座的大法弟子，都應該把自己修好，都應該把修煉放在第一位，因為首先你是修煉人才做這件事情的，因為這件事情是在救人。如果自己修煉不好，很多學員都有體驗，你做甚麼事情都不那麼順暢，會遇到許多麻煩；當你修煉跟的上，平時的修煉也抓的緊，做事經常保持著修煉狀態，你碰到的問題就容易解決。這點大家都有親身體驗，而且大家也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是為了走向圓滿。

過去沒有人類社會、沒有人，是因為挽救這宇宙才造了人類。將來有沒有呢？也許有，也許沒有，先不管那些事了。我是說，人類是為這個造的。所以有人說我不修煉，我想永遠在人這過幸福生活。不行，人來當人不是目地；當人不是叫人來在這享受的，也不是叫人在這裏發財、過好日子的。每個人，這個世界

上的任何一個生命，都得面對自己的去向，只是他們蒙在這個迷中；同時被無神論等假相欺騙著，不是那麼清楚。但是人的高意識都知道，都明白，都不那麼簡單。迷的只是表面的肉身，而肉身是被元神、被高意識支配的。所以不管怎麼樣，再忙大家也不能忽略了修煉，再沒時間大家也得學法。那樣做起事來才事半功倍，才能做好你們該做的。

師父不多講了，就說這麼幾句吧。你們這麼多人要發言，開一次大型法會機會不多，不多說了。師父最後祝賀你們法會成功，大家都在法會中互相借鑑，都能够提高自己。謝謝大家！